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二

靈異部二

神鬼下

此神不欺趙無恤

舊唐書高祖紀秋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圖關中以元吉為鎮北將軍太

原留守癸丑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丙辰師次靈石縣營於賈胡堡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為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宣負我哉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斬宋老生平霍邑

少姨廟

舊唐書高宗紀親謁——賜故王清觀水中

湧沸

舊唐書羅道琮傳貞觀末上書忤旨配流嶺表時有同被流者至荆襄間病死臨終泣謂道琮曰人

生有死所恨委骨異壤道琮曰我若生還終不獨歸棄卿於此瘞之路左而去歲餘遇赦得還至殯所屬霖潦

瀾漫屍柩不可復得道琮設祭慟哭告欲與俱歸之意若有靈者幸相警示言訖路側——忽然——道琮又

呪云若所沸處是願更令一沸呪畢又沸天帝人帝唐道琮便取得其屍銘誌可驗遂附之還鄉

禮樂志以高祖配五為公呵禦唐書蕭遘傳咸通中擢——太宗配五——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

拜右拾遺與韋保衡聯第而遘安字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為人保衡才下諸儒靳薄之不甚齒獨呼遘太

尉保衡憾焉於是保衡已為相撫遘罪由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

———遺恍惚俄謁白帝
祠見帝貌類向所覩異之

妬女祠

唐書狄仁傑傳帝幸汾陽宮為知頓

使并州長史李冲元以道出——俗言盛服過者致
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
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邪
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
鬪戰神唐書安祿山傳本
姓康母阿史德為
現居突厥中禱子於軋犂山虜所謂——者既
而姪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室中

光曜見星冠絳衣

宋史禮志先是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二
丑帝謂輔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神人——
告曰來月三日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將降天書

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
對已復無見命筆識之

人皇九人中一人

宋史禮志帝於大中

祥符五年十月語輔臣曰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之命
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恭奉元

元皇帝翼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語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蔽燈燭觀靈仙儀衛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黃霧起須臾霧散由西陞升見侍從在東陞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

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邱後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坐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即召旦等至延恩殿歷觀臨降之所**有形有像若人若鬼持矛執戟列於空際**并布告天下

宋史禮志政和三年帝製神應記略云羽衛多士奉輦武夫與陪祀官顧瞻中天—————

見者駭愕**文成聲息**宋史辛棄疾傳謝枋得過棄疾墓傍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

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
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而——始——
舌三疊如餅宋史

文同傳崔公度嘗與同同為館職見同京南殊無言及
將別但云明日復來乎與子話公度意以話為畫明日
再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方知同將
有言非畫也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
——之——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
及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者
觀紅衣軍來

元史王伯顏傳至正九年遷知福寧州居三歲陞福建
鹽運副使將行憲府以時方倣擾留伯顏仍領州事未
幾賊自邵武間道福寧乃與監州阿撒都刺募壯兵
五萬分扼險阻賊至楊梅嶺立柵伯顏與子相馳破之
賊帥王善俄擁衆直壓州西門胥隸皆解散伯顏麾下
惟白挺市兒數百人爾伯顏射賊不復反顧賊以長鎗
舂馬馬仆遂見執善說伯顏曰聞公有惠政此州那可
無尹公為我尹可乎伯顏訶善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

守義當死肯從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搥以跪弗屈遂毆之伯顏嚼舌出血喚善面罵曰反賊殺即殺何以毆為吾民天民也汝不可害大丞相親討叛逆百萬之師雷擊電掃汝輩小醜將無遺種顧敵爾耶賊亦執阿撒都刺至善厲聲責其拒鬪噤不能對伯顏復唾善曰我殺賊何言拒耶我死當為神以殺汝言訖挺頸受刃頸斷涌白液如乳暴屍數日色不變州人哭聲連巷賊既殺阿撒都刺欲釋相官之相詈曰吾與汝不共戴天恨不寸斬汝我受汝官耶賊殺之相妾潘氏挈一女為賊所獲亦罵賊母子同死伯顏既死賊時覩其引兵出入明年州有僧林德誠者起兵討賊乃望空呼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以為偽帥康將軍亟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斬其酋江二蠻福寧遂平事聞贈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飛獸山海經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鈴尉追封太原郡侯

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搯杖以行是為一一之神其祠之毛用少牢白管為席其十輩神者其十輩見各在一搏山海祠之毛一雄雞鈴而不糝毛采

望恒山四成有窮鬼居之一一一爰有涿水其帝江清洛洛注搏猶脅也言羣鬼各以類聚處山四脅

山海經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黃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湯谷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

無面目是識歌紅光山海經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渤海舞竇惟一一也神蓐收居之其上多嬰短之玉其

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西天吳山海經望日之所入其氣負神一一之所司也

八首人面虎身帝之二女山海經洞庭之山其上多黃十尾名曰一一帝之二女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粗梨

橘櫟其草多薺蘼蕪芎藭芎藭一一一一居之是常遊於江洲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

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搯蛇多怪鳥

二八連臂

山海經有神人

為帝司夜於此野在羽民東

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

鍾山經

神名曰燭陰

不息息為風

身長千里在無脊之東其為物人面蛇身

不飲不食

赤色居燭龍

山海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

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

後世為聲響

越絕書公孫聖至姑胥之

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越弟子公孫聖也寡人畫卧姑

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鑪炊而不蒸見兩黑

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鐔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

宮墻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

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

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嘆曰悲哉夫章者戰不勝

走偉偉明者去昭昭就暝暝見兩鑑炊而不蒸者王且
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
惑也見兩鐙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
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虛也前園橫索
生樹桐者桐不為器用但為俑當與人俱葬後房鍛者
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行使臣下可矣王乃使力士
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為兩頭聖仰天嘆曰蒼天知
冤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令我家無葬我提我山中
——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
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為聲哉伐齊大剋
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
興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吳王
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乏糧視
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餐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
羣臣對曰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
不得火食太宰詔曰秦餘杭山西坂間燕可以休息大

王亟食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為寡人前呼之即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誥即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色三呼聖三應上彷彿之間

音兆常在

越絕書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為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

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為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為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一稱述蓋子胥水仙也

后世

神不勝道妖不勝德

劉向新序晉文公出

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

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一一一一而一亦

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

也孤多賦歛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

澤梁無賦歛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

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為而罪當死

發夢視蛇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

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嬰鬼焦氏易林朝生夕死風吹雲却焦氏易林魑為瓦

聚焦氏易林衆鬼守門破盆毀罌傷瓶焦氏易林貧鬼

空虛無子貧鬼相責焦氏易林齟齬齧齧一日九結治陰殺

偶嚴遵道德指歸論鬼神一一聖人養物於陰嚴遵道德指歸

治陽治陰者一一治陽者殺奇

御定子史精華

六

論聖人在上故鬼以其神——風雨還軍

吳越春秋越王追奔攻吳

兵入於江陽松陵欲入胥門未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為——以——汝——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

前潮水伍子胥後重水大夫種

吳越春秋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羨或入三峰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

山背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
潘侯者——也——者——也
食虎王充論衡古之

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
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為人禍荼與鬱壘

縛以盧索思念存想所致王充論衡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

之——象氣為鬼王充論衡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

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為之
也象星之體為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

形度朔山東北有鬼門萬鬼所出入蔡邕獨斷疫神帝顓頊有三子生而

亡去為鬼其一者居江水是為瘟鬼其一者居若水是
為魍魎其一者居人宮室樞闕處善驚小兒於是命方

相氏黃金四目蒙以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楯常以歲
竟十二月從百隸及童兒而時讎以索宮中毆疫鬼也

桃弧棘矢土鼓旦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以除疫
殃已而立桃人葦索儋牙虎神荼鬱壘以執之儋牙虎
神荼鬱壘二神海中有——之——上有桃木蟠
屈三千里卑枝——也 太乙之

精三輔黃圖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
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
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授五行洪範之
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
請問姓名云我是————天帝聞叩金之子有博學
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曰余略
授子焉至子歆從授其司命應劭風俗通謹按詩云凡
斧鉞撲薪之樵之周禮樵
燎司中——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樵者積薪煼
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
檐簷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天地大尊重之汝
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立服帶綬

滿置官屬

應劭風俗通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自瑯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

邑鄉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為之

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惟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

鮑君神

應劭風俗通謹按汝南鮑陽有於田得如故

中行望見此磨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磨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恠其如是大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祠舍衆巫數十惟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

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

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

有神言人共

李君令我目愈

應劭風俗通謹按汝南李

次定回車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八

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灌後
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
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
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石賢士應劭風俗
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也石賢士通謹按汝
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
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
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餌客聊
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一人頭
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
言得其福力號曰一一輜輦轂擊帷帳絳繒絲竹之音
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天孫張華博物志泰山一曰
數年亦自歇未復其故矣言為天帝孫也主
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破魚腹得書刀干寶搜神記宮
成知人生命之長短破魚腹得書刀亭湖孤石廟嘗

有估客下都經其廟下見二女子云可為買兩量絲履
自相厚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書刀亦
內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
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內————焉 巨靈

手迹

干寶搜神記二華之山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
而曲行河神——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

中分為兩以利河流通今觀——於華嶽上指掌之形具
在脚迹在首陽山下至今猶存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
巨靈鼉屬高掌遠

催放雙甘乃聽汝去

干寶搜神記南
康郡南東望山

有三人入山見山頂有果樹衆果畢植行列整齊如人
行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飽乃懷二枚欲出示人聞空
中語云——如願

干寶

搜神記廬陵歐明從賈客道
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

湖中云以為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有數
吏乘車馬來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須臾達見有府舍

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無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後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遺君者君勿取獨求一一耳明既見青洪君乃求如願使逐明去如願者青洪

夜叉駒跋

王嘉拾遺

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蛇身人面

王嘉拾遺記禹鑿龍門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

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為人形皆著元衣又見一神一一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

地雷杼

常璩華陽國志漢中志梓潼縣有善板祠一日

惡子民歲上——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取去

後帝

劉敬叔異苑陶侃曾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朱衣平上幘自稱——云以君長者故來相

報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穢處雜五行書曰廁神曰後帝青溪小

姑

劉敬叔異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扶疎鳥嘗產育其上晉太元中陳郡謝慶執彈

乘馬繳殺數頭即覺體中慄然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曰此鳥是我所養何故見侵經日謝卒慶名與靈

運父

紫姑

宗慄荆楚歲時記正月十五日其夕迎——以卜將來蠶桑并占衆事註按劉敬叔異苑

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呪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婿曹夫人

已行云是其姑小姑可出於廁邊或豬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平原孟氏嘗以此日迎之神遂穿屋而

去自爾著以敗衣蓋為此也

朝產暮食

任昉述異記南海小虞山中有一鬼母能產天地鬼一產十

鬼——之——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
目蛟眉今吳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龍首牛耳連眉

一神女擣衣任昉述異記搗衣山一名靈山在瑯琊郡
目神女擣衣山南絕險巖有方石昔有——於此——

其石明瑩謂之捧珠獻帝前任昉述異記秦始皇帝至
玉女擣練碓捧珠獻帝前東海海神——於——

今海畔有秦金魚神任昉述異記關中有——云周
皇受珠臺金魚神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

生湧泉金魚唐述鄺道元水經注祀祠有感則雲與之
躍出而雨降唐述羌目鬼曰——祀祠有感則雲與之

平鄺道元水經注南上四里路到石壁緣傍稍進逕一
百餘步自此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祠名曰胡趨寺神

像有童子之容從祠南歷夾嶺廣裁三尺餘兩箱崖數
萬仞窺不見底——也然後敢度

石養父母鄺道元水經注從北南入谷七里又屆造山
一祠謂之——石龕木主存焉造山

川出河

酈道元水經注華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
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踳開而為兩今掌足之跡

仍存華巖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壁流能————所謂巨靈鼎鳳首冠靈山者也

渚上波蕩上岸

鄆道元水經注建武中造浮橋於津上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流去用功

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閱作工沈璧於河
悲鳴則河決
明日一一一一一一遂斬匠而還

馳走則山崩

鄺道元水經注西南側城有神馬寺樹木修整西去白馬津可二十許里東南距白

馬縣故城可五十里疑即開山圖之所謂白馬山鼓動也山下常有白馬羣行

泉流聲絕水竭

鄺道元水經注霍太山有岳廟廟甚靈
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

泉以供祭事——則————則——湘東陰山縣有
侯曇山上有靈壇壇前有石井深數丈居常無水及臨

祈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已亦其比也

祈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已

見首

陽之神有犬狸身狐尾

酈道元水經注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於澮上見乘白驂八駟

以來有犬狸身而狐尾隨平公之車公問師曠對曰其名曰者飲酒得福則微之蓋於

是水之上也注

鬼見白日

酈道元水經注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太

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道從入

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為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畧言高貴不尚節畝壟之夫而冀踞遺類研密

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待高上之便

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為差代以旌幽

中之訟見改葬孤竹君子鄺道元水經注漢靈

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槨

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上有浮棺馬啞笑者

皆無疾而死海神豎柱鄺道元水經注三齊畧記曰始

於是改葬之皇於海中作石橋一為之一

始皇求為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

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脚畫其

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

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眾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

岌東百蟲將軍鄺道元水經注又有————顯靈碑

之第二子鄺道元水經注渭水又東注此水水

伯益者也上村留神上有梁謂之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

橋秦始皇作離宮於渭水南北以象天宮故三輔黃圖

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橋廣六丈

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北馮翊立之
有一百二十二梁橋之南北有隄激立石柱柱南京北
立之柱北馮翊立之有令丞各領徒一千五百人橋之
北首壘石水中故謂石柱橋也舊有——像此神嘗
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猙醜卿善圖物容
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
班於是以前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像於水
唯背以上立水上後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遂更
修之橋三丈六尺忖留之像鄴道元水經注故道
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聖女鄴道元水經注故道
尚婆水注之山高入雲遠望增狀若嶺紆曦軒峯駐月
駕矣懸崖之側列壁之上有神象若圖指狀婦人之容
其形上赤下白世名之曰——
神至於福應愆違方俗是祈

不齋者至藏輒有獸噬

其足

鄴道元水經注山有梁孝王墓其冢斬山作郭穿石為藏行一里到藏中有數尺水水有大鯉魚黎

萌謂藏有神不敢犯之凡到藏皆潔齋而進獸難得見見者似狗所未詳也酒

杯恒澹澹

郾道元水經注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

人為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神祠勸神酒

傍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疲極當相助也南向

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

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

衣苔帶藻楊聲悲歌

郾道元水經注揚雄琴清英曰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船人聞之而學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惟養親

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布裏篙足

郾道元水經注峽中有瞿塘黃龍二

灘夏水迴復泓所忌瞿塘灘上有神廟尤至靈驗刺史二千石逕過皆不得鳴角伐鼓商旅上水恐觸石有

聲乃以——以三月還鄉水暴長

鄺道元水經注有車騎將軍馮緄桂陽太守李

溫冢二子之靈常——縣吏民莫不於水上祭今所為馮李也

郡精魂為草實

為靈芝

鄺道元水經注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

枝

江白虎王君

鄺道元水經注縣有陳留王子香廟頌子香於漢和帝之時出為荊州刺史有惠政

天子徵之道卒枝江亭中常有三百虎出入人間送喪踰境百姓追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銘

德號曰——

何不豎豹尾

鄺道元水經注武昌記曰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常獵於

山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母曰——忽然不見

分風擘流

鄺道元水

經注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余按爾雅云大山曰宮宮之為名蓋起於此不必

一由三宮也山廟甚神能——住舟遣使行旅之人過必敬祀而後得去故曹毗詠云分風為貳擘流為

兩摘花釣魚皆當先請鄴道元水經注溪水西南潛穴

穴在射堂射東六七里谷中有

石穴清泉潰流三十許步復入穴即長楊之源也水中

有神魚大者二尺小者一尺居民釣魚先陳所須多少

拜而請之拜訖投釣餌得魚過數者水輒波湧暴風卒

起樹木摧折水側生異花路人欲摘者皆當先請不得

輒風吹別分隨偃而輸鄴道元水經注從平樂順流五

取風吹別分隨偃而輸六里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

下空室徽東西廣二丈許高起如屋中有石林甚整頓

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不得

過越不偃而輸輒凶往觀者君奴不謹盜銀三餅鄴道

去時特平暨處自然恭肅矣元水經注王敬始興記曰林水源裏有室室前磐石上列羅

十瓮中悉是餅銀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悶晉太元

御定子史精華

十四

初民封驅之家僕密竊三餅歸發看有大蛇螫之而死
湘州記曰其夜驅之夢神語曰——
日顯戮以銀相備河伯下林南邕道元水經注漆水又西
視則奴死銀在矣
處隘名之為觀岐連山交枕絕岸壁竦下有神廟背阿
面流壇宇虛肅廟渚攢石巉巖亂峙中川時水洊至鼓
怒沸騰流水淪沒必無出者世人以爲——晉中
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事訖將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
吾家在觀前石間懸藤即其處也但扣藤自當有人取
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并延入水府衣
不濡濡言此似不近情然造化之中無所不有
穆滿西遊與河宗論寶以此推之亦為類矣
桃人茅
馬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
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約河內人
向子集為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嫁白日來
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

怖張弓射之應弦而倒即變為一——所騎之馬亦變女
為——從者數人盡化為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為奇

青亭

顏之推還冤記——者是第五通柳宗元龍城
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錄柳州舊有

鬼名——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為灰燼
余乃為文醮訴於帝帝懇我心遂爾龍城絕妖邪之怪

而庶士亦覆鼎

李德裕柳氏舊聞元獻皇后得幸方娠
明皇懼太平欲令服藥陰除之而無可

與言者張說以侍讀得進見太子宮中明皇從容謀及
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煮劑
以獻明皇得藥喜盡去左右獨搆火於殿煮未及熟急
而假寐眈蟹之際有神人長丈餘具裝身披金甲操戈
繞藥鼎三匝煮盡覆無餘焉明皇起視異之復增火又
投一劑煮於鼎因就榻瞬目以候之而神——如初凡
三煮皆覆無支奇李肇國史補楚州有漁人忽於淮中
之乃止釣得古鐵鑠挽之不絕以告官刺史

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鑠窮有青獼猴躍出水復沒而逝
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為害禹鑠於軍山之下其名

曰一一一按今

攜雙鯉咤於營門

段成式酉陽雜俎肅
宗將至靈武一驛黃

昏有婦人長大

一一一一一

曰皇帝何在眾謂風

狂遽白上潛視舉止婦人言已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

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歸京闕號州

刺史王奇光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沉

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

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兼畫圖進上初克復使祝史

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

數人運斤造雷車

段成式酉陽
雜俎柳公權

眾疑向婦人其神也

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

喧鬧因潛於窓櫺中觀之見一一一一一如圖畫

者久之噫氣忽斗

暗其人兩目遂昏焉願得大臣為夫

段成式酉陽雜俎

旃檀鼓於闐城東

南有大河溉一國之田忽然絕流其國王問羅洪僧言
龍所為也王乃祠龍水中有一女子凌波而來拜曰妾
夫死————水當復舊有大臣請行舉國送之
其臣車駕白馬入水不溺中河而後白馬浮出負一旃
檀鼓及書一函發書言大鼓懸城東為天帝督使下為
南冠至鼓當自鳴後冠至鼓輒自鳴

地精

段成式酉陽雜俎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
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常以月

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
一百日故————已丑日日出卯時上

天禹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
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劓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

君王池夫人等一
曰竈神名壤子也

弓隆執明

段成式酉陽雜俎甲子神
名——欲入水內呼之河

伯九千導引入水不溺甲戌
神名——呼之入火不燒

驅除大將軍

段成式酉陽
雜俎虞道施

義熙中乘車山行忽有一人烏衣徑上車言寄載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臨別語施曰我是

容因留贈銀鐲一雙鬼言三年人間三日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初

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努眼和子性忍常攘狗及貓食之為坊市之患常臂鵠立於衢見二人紫衣呼曰公

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遽祇揖又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

初不受曰人也何給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窠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為貓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

和子驚懼乃棄鵠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爾必為我暫留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畢羅肆鬼掩鼻不肯

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獨言人以為狂也遂索酒九盃自飲三盃六盃虛設於西座且求其為方便以免二

鬼相顧我等既受一醉之恩須為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為君假三年命

也和子諾許以翌日及午為期因酬酒直且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歸貨衣具鑿楮如期備酬焚之自見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色如藕絲日中無日和子卒

影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中有淮西道軍將使於汴州止驛夜久眠將熟忽覺一物壓已軍將素健驚起與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奪手中革囊鬼闇中哀祈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名我當相還良久曰此搖氣袋耳軍將乃舉甕擊之語遂絕其囊可盛數升無縫

牆上有青烏子噪

即是富貴時

段成式酉陽雜俎李正己本名懷王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鎮淄青署懷王為兵馬使

尋構飛語侯怒囚之將寘於法懷王抱冤無訴於獄中累石象佛默期冥報時近臘日心慕同儕嘆咤而睡覺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王汝富貴時至即驚覺顧不見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謂曰汝看

鳥數十如雀飛集牆上俄聞三軍叫喚逐出希逸壞鍊
取懷玉扶知留後成式見台州喬鬼市輦下歲時記俗
庶說喬之先官於東平目擊其事說務本坊西門
是——或風雨晦晦皆聞其喧聚之聲秋冬夜聞賣乾
柴云是枯柴精也又或中秋望夜聞鬼吟六街鼓絕行
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有和者云九
主三品以上食料

鍾輅前定錄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
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
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為不誠
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
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
請疏於紙過後為驗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
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饌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
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

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啖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
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
皆有籍也答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
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不食祿者歲支

段

司農劉海賓杖戈執戟相敵

蘇鶚杜陽雜編朱泚走涇
原而兵士纔餘數百人皆

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田父對曰豈非朱太
尉耶偽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田父曰天不長凶地
不生惡蛇不為龍鼠不為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
將殺之忽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忽馬上叩頭
稱乞命而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復蘇左
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見
朕——不堪其苦也時
將士聞者益懷異意
神人足跡
張讀宣室志至德二
年十月二十三日豐
樂里開業寺有——甚長自寺門外至佛殿先是
闍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披金甲執銀槊立於寺

門外俄而以手軋其門扃鑄盡解神人即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久之而沒闔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闢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共視見神人之跡告於京兆尹尹具表以聞肅宗命使驗之果如其言

陸大

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回少時嘗久疾其兄輒召巫祝於庭中設酒食以樂神方面壁而卧忽聞庭中

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或衣黃衣綠衣競接酒食而啖之良久將散巫欲撒其席忽有一神自空中而降左

右兩翅諸鬼皆辟易四散且曰——至矣巫者亦驚曰陸大夫神來即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

之且盡乃就飲其酒俄頃其貌頽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羣鬼亦隨而失後數日回疾愈

天鼓動

張讀

宣室志婁師德布衣時嘗因沉疾夜夢一人紫衣來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即引公出忽覺力甚捷自謂疾愈行數里見路傍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門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

對曰冥途固與人接迹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
吏卒辟易而退見一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
人祿命之籍也公因入室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
有綠衣者稱為按掾公因命出已之籍按掾取十軸以
進公閱之書已名載其祿位年月履歷清貴出入台輔
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按掾曰某一布衣耳無飢凍
憂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泐空而下
震動簷宇按掾驚曰——且——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
其聲遂驚始悟為夢遊爾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隣有擁
佛寺擊曉鐘蓋按掾所謂天鼓者也自是疾亦間焉
嬰兒魂張讀宣室志吳郡任生者善視鬼廬於洞庭山
貌常若童兒吳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寶歷中
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居吳郡常一日里中三數輩相
與泛舟俱遊虎邱寺時任生在舟中且語及鬼神事楊
生曰人鬼殊迹故鬼卒不可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
不能識耳我獨識之然顧一婦人衣青衣擁豎兒步於

岸生指語曰此鬼也其一者乃一也生一耳楊曰然則何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觀我與語即厲聲呼曰爾鬼也竊生人之子乎其婦人聞而驚懾遂疾回去步未十數遽亡見矣楊生且嘆且異及晚還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筵席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楊生與任生俱問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寤矣故設筵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真婦人所擁者諸客陸驚嘆之謝任生曰先生真道術者吾不得而知也

喬見沈約范雲

張讀宣室志元和初有進士一者好為歌詩人頗稱之

詔號為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一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生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為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一一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待談笑既而命酒約曰吾生平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我友人一僕射一

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嘗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
我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
喬即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約曰吾慕
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謔久之約呼左
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
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明好讀書吾甚憐之因
以青箱名焉欲使傳吾學也不幸先我逝今令謁君因
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為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
臺城因命為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即諷之曰六代
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喧闐夜月疏
璃水春風卯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嘆賞久
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之選見其編錄詩句皆
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為
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為之而為今
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元暉彥昇俱遊
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懽不可追矣及蕭

公禪代吾與君俱為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思愈厚而心
常憂惕無曩日之懼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
富貴又踐危機此言不虛哉約亦吁嗟久之又嘆曰自
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
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曰吾輩為蔡公郢州記室常夢一
人告我曰吾君後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為僕
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
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歸矣因相與去謂喬曰此
地當有兵起不過二歲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
所見喬話於親交後歲餘李錡叛又一年而喬卒
責蛟螭詞
張讀宣室志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
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蛟螭
常為人患人有誤近或馬牛就而飲者輒為吞噬泉人
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
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南山有雷震暴聲聞數百里
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泊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

汗流被體屋瓦交擊木樹顛拔自戍及子雷電方息明日往視之其山摧劈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填其潭潭水溢流注滿四野蛟鱷之血遍若元黃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懼者俱息遷者亦歸結屋架廬接比其地郡守因名其地為石銘里蓋因字為名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尚書郎為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黑示之鱷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則詳究其義似無有識者矣

常有二物狀如猿攫出入寢興無不相逐

康駢劇談

錄通事舍人郭鄴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輦委困方甚貯蠶間凡欲舉意求索必謂與鄴俱往所造之間如礪枳棘匪惟干祿不遂方且病於寒餒親友見

之俱為讐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如此數年
竟莫能絕一夕處於靜室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
不相離者久焉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邠既喜其去
遂詢所之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
乃勝業坊王氏其家大積金帛將往散之不久當竭邠
復問云彼之聚歛豐盈何以遽令散去云先得計於安
品子其餘冰銷霧散而曉鐘忽鳴遂失所在邠既與盥
漱便覺愁憤開豁是日試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涉
旬於政事堂見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人邠有表弟張
生者為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騁駿好奇聞之未
甚為信知勝業坊王氏於古廣列職其後往伺之王氏
潤屋之資幾侔倚頓然為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
姬僕聲樂其間端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迴
其意一旦與賓朋驟過鳴珂曲有婦人靚妝立於門首
王氏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命酒開筵為懽
頗甚時張生預其末密訪於左右即安品子善歌是日

歌數曲王氏悉以金絲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
資貨日輸其門每惟洽酒酣畧無所怯絲是治生之業
漸屬他門未經何似當時惜酒康駢劇談錄咸通中有
中牟尉李鄴寓居圃田
別墅稟性剛戾不以鬼神為意每見人銜杯酌酒無不
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風眩方卧簷廡之下忽有田父立
於榻前云隣伍間欲來省疾見數人形貌阉劣服飾或
青或紫後有矮僕提酒兩壺相與歷階而上左右妻孥
悉無所覩謂鄴曰爾常日負氣忽於我曹至於醪醴之
間必為他人愛惜今有醇酎數斗衆欲遺君一醉俄以
巨盆滿酌逼飲兩壺俱盡牀第衾裯皆是餘瀝將出謂
鄴曰一一一一自茲百骸昏悴如病宿醒寢瘵
然數月方愈馮給事為鄭鍾離大王杜光庭錄異記遂
州刺史親召李生而說之
有一人寬衣大袖著古冠幘立於道左與村人語曰我
一一一一也舊有廟在下流十餘里因水摧壞今形像

汴流而上即將至矣汝可於此為我立廟村人詣江視之得一木人長數尺遂於所見處立廟號唐村神至今水旱禱祈無不徵驗或盤古三郎杜光庭錄異記廣都縣有一廟頗

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必加顯驗或為人毆擊或道途顛蹶由是遠近畏而敬之縣人楊知遇者嘗受正

一盟威籙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因廟門過大呼曰余正一弟子也酒醉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示

以歸路俄有巨火自廟門出前引之比至其家二十餘里雖狹橋細路略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

驚異岳神迎天官

杜光庭錄異記進士崔昇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路

無人行惟一僕一擔一驢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若節使行李生映槐樹以自匿既過乃行不三二里前之隊仗復迴又避之然後徐行隨之有一步健押茶擔其行甚遲生因問為誰曰——也

天官姓崔呼侍御秀才方入關應舉何不一謁以卜身
事生謝以無由自達步健許偵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
步健約生伺於門側押茶擔先入良久出曰侍御請矣
遽引相見欣喜異常即留於下處逡巡嶽神至立語便
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妓樂極盛頃之張樂
飲酒崔臨赴宴約敕侍者祇待於生供以湯茶所須情
旨敦厚飲且移時生倦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
丈人顏色憔悴衣服縑縷泣而相問生因曰丈人却似
久辭人間何得於此相過答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
有所詣近作數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
狀迨不可濟知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
相薦故來求誠願為述姓字若得南山背神即粗免飢
窮此後遷轉得居天秩去離幽苦矣生辭以乍相識不
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為道之言罷復下處侍御尋亦罷
宴而歸顧問久之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得余
少頃公事亦畢即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

表丈人所告求之侍御曰甯神似人間遺補極是清資
數水橋神其位卑雖豈可便得然試為言之嶽神必不
相阻即復詣嶽神道之生潛近伺之歷歷聞所託嶽神
果許之即出牒補署俄而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
人侍從甚齊整生因出門相賀甯神沾泪相感曰非吾
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他後一轉便入天司矣今年地
神所申渭水泛溢姪莊當漂壞上下隣里一道所損三
五百家已令為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縑
相贈須臾甯神驅殿而去侍御亦發嶽神出送生獨在
廟中歛如夢覺出門訪僕使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
不復入闕却回止別墅其夏渭水泛溢漂損甚多唯崔
生莊獨得免莊前泊一空船水洄之後船有絹五百匹
生益信不虛復明年果擢

乘白馬臂朱弓撚彤矢

孫光憲

夢瑣言唐楊相國收貶死嶺外於時鄭愚尚書鎮南海
忽一日客將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尚書八座驚駭

以弘農近有復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國曰某為
軍容使楊元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
兵以復仇欲托尚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緡榮陽諾之唯
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
著地榮陽曰若此則固得遵副從容間長揖而滅榮陽
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相猶子有典壽陽者
見相國————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
曰上帝許我警殺楊元价我射著其脚必死也俄而楊
中尉暴染**十神**沈枯夢溪筆談——太——太——
脚疾而殂**十神**曰五福太——三曰天一太——四曰地太
一五曰君基太——六曰臣基太——七曰民基太——八曰
大遊太——九曰九氣太——十曰十神太——唯太——最尊
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三年一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
對大遊而謂之小遊太——此出於後人誤加之京師東
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太——一在廊廡甚為失序熙寧
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予亦領太史時預

其議論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別為後殿各全其尊深為得禮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為基至今仍襲舊名未鍾馗始於開元時沈括補筆談禁中舊有吳曾改正

人題記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幸翠華還宮上不憚因店作將踰月巫醫殫伎不能致良忽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犢鼻履一足跣一足懸一履搯一大筠紙扇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鄴雙足乃捉其小者剗其目然後摩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云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店苦頓瘳而體益壯乃召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為朕如夢寫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圖訖以進上瞠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道子進曰陛下憂勞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瘡得犯之果有觸邪之物以衛聖德因舞蹈上千萬歲壽上大悅勞之百金批曰靈

祇應夢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須顯
有司歲暮驅除可宜徧識以祛邪魅兼靜妖氛仍告天
下悉令知委熙寧五年上令畫工摹榻鐫板印賜兩府
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入內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
給賜一一之象觀此題相記似一一一一皇祐中金
陵上元縣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征西將軍宗慤母鄭夫
人墓夫人漢大司農鄭眾女也慤有妹名鍾馗後魏有
李鍾馗隋將喬鍾馗楊鍾馗然則鍾馗之名從來亦遠
矣非起於開元之時開元之時福慶何蓬春渚紀聞政
始有此畫耳鍾馗字亦作鍾葵福慶和二年襄邑民因
上元請紫姑神為戲既書紙間其字徑丈或問之曰汝
更能大書否即書曰請連粘裏表二百幅當為作一
字或曰紙易耳安得許大筆也曰請用麻皮十斤縛作
令徑二尺許墨漿以大器貯備濡染也諸好事因集紙
筆就一富人麥場鋪展聚觀神至書云請一人繫筆於
項其人不覺身之騰踴往來場間須臾字成端麗如顏

書復取小筆書於紙角云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文
既而縣以妖捕羣集之人大府聞之取就鞠治訖無他
狀即具奏知有旨令就後苑再書驗之上皇為幸苑中
臨視乃書一——字與前書福字大小相稱字體亦同上
皇大奇之因令於裏
邑擇地建祠歲祀之
危髻古裳笑語花圃
錄近李西美

帥成都士陳甲者館於便齋夜月色中有————衣
婦人數輩——前——中甲殊不顧有甚麗者誦詩舊
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只
餘古木記宣華又小雨簾纖梅子黃晚雲收盡月侵廊
樹陰把酒不成醉何處
綵舟婦人
馬令南唐書義養傳
無情枉斷腸忽然不見
師道女非嫡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之後呂氏數為
厲知誨惡之請僧誦經為陳因果僧亦見呂氏曰吾不
解此志在報冤爾及鎮江西歲餘呂氏不復見知誨喜
甚有家人自淮南迴於江心過————有————漸邇視之

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為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他適矣
因遺繡履曰相公謂爾不信以此示之家人至江西首

語其事以履示知誨知誨熟視未畢輒見呂氏在側曰爾謂我真不來耶頃刻知誨暴卒黑牛衝突

越兵

馬令南唐書柴克宏傳常州有隋末陳果仁祠果仁見夢於克宏曰吾與陰兵助爾及戰有一二

頭

一克宏繼之大敗越人俘

衣黃半臂舉手障

面

馬令南唐書義死傳金陵既平改葬喬初求喬屍不

得或見丈夫一

手

加額如所見

絲竹之聲起於舟下

孫升談圃呂相端

馬

按喬陳喬

之曰曰日無虞當以金書維摩經為謝比回風濤輒作

遂取經沉之聞

比

經沉隱

葉夢得石林燕語京師百司胥吏每至

隱而去

蒼王

秋必醵錢為賽神會往往因劇飲終日

次定四車全書

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益以倉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為禍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空中黑旗魯應龍閑憲括異志紹興間佛亦可笑也

東武家尚單微潰卒之留於蘇秀奔走四出村落居民大不安魯氏家事真武極靈因禱謀遠遷以避難神不許未幾潰卒將及境忽——有——現冥霧四合卒大恐引去閣境獲免遂於市西建道院事之至今有禱輒應

西山十二真君

陸游老學庵筆記——有詩多訓誡語後人取為籤以占吉

凶極

覓頭神

陸游老學庵筆記臨江蕭氏之祖五代時仕於湖南為將校坐事當斬與其妻亡命

馬王捕之甚急將出境會夜阻水不能去匿於人家槽中湘湖間謂雷為覓天將旦有扣覓語之曰君夫婦

速去捕者且至矣因亟去遂得脫卒不知告者何人以為神物乃世世奉祀謂之——今參政照隣乃其後

也
四金甲人

王明清揮麈後錄曹功顯勛語明清云昨從徽宗北狩至燕山逃歸顯仁令奏高宗

曰上為康王再使虜中欲就鞍時二后泊宮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招兒者見——狀貌雄偉各執弓劍擁衛上體婢指示眾雖不見然莫不畏肅后麻胡客叢書

即悟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謹必其陰助會稽錄載會稽有鬼號——**烏野七神**王楙野客叢書

好食小兒腦遂以恐小兒烏野七神老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嬾真子以為豬蔡寬夫以為——

冷齋夜話以為烏蠻鬼沈存中筆談緬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埤雅以為鷓鴣四說不同惟冷齋之說為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人衣黑縵白蠻則婦人衣白縵又以驗冷齋之說劉禹錫南中

詩亦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
蓋廣南川峽諸蠻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杜
詩以黃魚對烏鬼知烏蠻鬼上覓經幡司幹官陳子永
其為烏蠻鬼也審矣烏蠻鬼上覓經幡司幹官陳子永
泳每夜用釋氏法誦呪施食仍焚尊勝呪幡數紙常宿
鉛山驛舍中夜有婦人立牀前叱之云無恐我來從官
人——耳許之忽不見明日碧衣赤幘引臂登雲馬
祝而燒之夜復來拜謝而去

碧衣赤幘引臂登雲

馬總

唐年補錄泗州門監王忠政云開成中死十二日復活
始見一人——曰天名汝行雨隸於左
落隊其左右落隊各有五方甲馬簇於雲頭俯向下重
樓深室叢匱之內纖細悉見更異者見米粒長數尺凡
兩隊而一隊于小項餅子貯人間水一隊所貯
如馬牙硝末謂之乾雨雨皆在前風車為殿
曾三異同話錄崔大雅在翰林苑夜直玉堂忽有內降撰
文字秉燭視之乃撰祭——文恍然不知格式又無

牀婆子

舊案可據甚以為寤忽思周丞相為翰長來早有朝見使人邀過院中請問云亦有故事但如常式皇帝遣某人致祭於牀婆子之索索如蟹行聲異聞總錄邢大尉神曰汝典司牀竇云德清驛湫隘不足容謀居於臨安甚切得薦橋門王璣太尉宅纔得錢三千緡或曰都城中如此第舍當直五萬緡今不能什一亦知其說乎是宅久為妖屬所據人不復堪處故以相付耳邢之內子及姑慶國夫人者皆倡言不可用邢患之稍稍語內子曰人言是否固未定我將先驗之然我或云無汝終不以為信盍擇謹厚二婢子偕行庶可証其實遂往凡留半月中外奧僻無不臨履夜寢於正堂寂無一怖歸家具言且力詆前妄二妾亦深贊屋宇之美始盡室徙之徙之日物怪即見家人閨幃間密語輒應於屋上嬉侮渾褻無所間斷至蠱惑姬妾恬不避人於是盡悔其來時宋安國在德清亟遣招致為作法考攝獲一鬼械而囚諸北陰已復一鬼

出又捕治之俄復然鬼自述兄弟四人又有他宗從眷屬并同儕極多宋施術已窮亦厭倦乃告邢氏曰茲地經兵虜之變殺人無數今日何勝治不若建黃籙大醮拯拔之吾當為主行使超然受生不與鬼為怨府亦上計也邢如其戒捐錢二百萬辦醮筵餼之夕置爰架上畧以布悉召滯魄集於中宋約邢親昇至前罄力不能舉但覺爰內一耳瘞之竹園深坎下宅至云壓肩上甚重各若荷百斤耳瘞之竹園深坎下宅至今平

寧長恩

秘閣閑話司書鬼曰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噬蠹魚不除夕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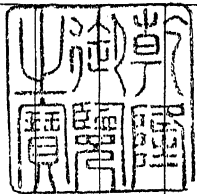
力小地卑

不能興致雲雨

釋文瑩續湘山野錄太平興國五年秘書丞安德裕知廣濟軍是歲亢旱因禱

於髣山神祠方注香神自悼中冉冉而出古服我冠拱揖而前立安以至誠所感殊不為懼遂訴愆亢之災答曰某堆阜之神也竊鄉人之薦愧無酬答恨一雖云龍司厥職動息由天某當為公至

王者之所密候雨信必先期奉報言訖而隱安是夕夢
神曰雨候甚邇只在來朝及期大澍千里告足翌日公
具牢醴以謝之盤塘江水仙陶宗儀輟耕錄揭曼碩先生未達
二鼓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一櫂漸近舟側
中有素粧女子歛衽而起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曰汝何
人答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迎耳因
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同人間
之淫奔者幸勿見却先生深異之迨晚戀戀不忍去臨
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
——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蓋屋庭前
一樹紫荆花明日舟阻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即盤塘鎮
行數步見——祠墻垣皆黃土中庭紫荆芬然及登
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
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
神女之言不誣矣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三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璫

謄錄監生臣欽際隆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三

靈異部三

徵應

黑牛生白犢

列子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

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

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

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達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

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

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

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

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視門見血便上北山淮南

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視門見血便上北山

淮南

子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注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

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謂嫗視東城門閭有

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閭者問之

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難血涂門閭明旦老嫗早

往
國沒為湖
援戈為日

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難

為之退
殺降不得侯

史記李將軍傳廣常與望氣王朔

在其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

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

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

豈當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常反吾誘而降

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一

朔曰禍莫大於此已此乃將軍所以此恨獨此耳一

身盡痛若有擊者

漢書田蚡傳蚡疾一謫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

其侯與灌夫共擊
答欲殺之竟死

高大門閭令容駟馬漢書于定國傳
始定國父于公

其間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

一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

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祭孝婦天立雨漢書于定國傳
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

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反累丁壯奈何其後姑

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

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

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

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

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

太守強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一冢

因表其墓
大歲熟
揚水示虜

後漢書耿恭傳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

因表其墓一歲熟揚水示虜後漢書耿恭傳恭以疏勒城傍有大一歲熟七月匈奴復來攻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于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一一以一一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冠雀銜三鱸飛集講堂前後漢書楊震傳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大鳥等誅死震門生震放陳翼詣闕追訟自此升矣後漢書楊震傳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震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一一高

冠雀啣三鱸飛集講堂前

後漢書楊震傳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

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
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

三台也先生
自此升矣

大鳥

後漢書楊震傳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黨放陳翼詣闕追訟

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一一高

大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
兔擾室木連理後漢書蔡邕傳

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一剛

其一傍又一生一馬一竇氏之祥後漢書竇武傳初武母遠近奇之多往觀焉

林中後母卒及塋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蜷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

時人知為一舍側湧泉味如江水後漢書姜詩妻傳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

夫婦嘗力作供鱸呼鄰母共之一忽有一玉衣覆

魏志甄皇后傳註魏書曰后每寢寐家中髣天子羨思

慈親魏志甄皇后傳太和元年四月初營宗廟得玉璽一方一寸九分文曰

容以太牢告廟入林哀嘆笋為之出賢傳曰孟宗母嗜笋冬節

將至時笋尚未生宗以竹為至孝之所致感水解鯉躍晉

王祥傳母常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水求之

水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黃雀入幙上放龜寶傳初

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焉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

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鎗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鷹雉棲梁猛獸擾庭

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鷹雉棲梁猛獸擾庭晉書許孜傳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錫

其一簷鹿與其一其圍交頸同遊不相搏噬其錫金時玉致書孝友傳序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

和之室鹿呈白鳥馴丹羽鹿呈白毳見上雙鶴警叫晉書

之傳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

至哭臨之時恒有一一一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雁俱

集時人咸以收淚視地使有堇生晉書劉殷傳曾祖母

為孝感所致收淚視地使有堇生王氏盛冬思堇而不

言食不飽者一句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

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孽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

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

憫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一一一

盡又當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不減至時堇生乃

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七年粟見上誦經械脫書晉

符丕載記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一

觀世音一至夜中土開一一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

次定口事一御定子史精華

四

者遂奔楊佺期
期以為洛陽令

磚竈前忽生泉水

宋書王彭傳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

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畫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磚碑須水而天旱穿井

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散

鄉隣助之者並嗟嘆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焉葬事既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

為通靈里

越王石清徹無隱

齊書虞愿傳海邊有租布三世

清廡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

兩楯流來接之得過

齊書顧歡傳始興人盧度

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虜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

鹿應聲去魚次第來

齊書顧歡傳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後隱居西昌三顧山

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
一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一一取食乃去
朝採

苾子暮已復生

齊書韓靈敏傳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
性尋母又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

苾半畝

以此遂辦葬事

雀三足飛集廬戶

梁書夏侯祥傳年十六遭

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於墓嘗有

空中忽見聖僧

梁書鄒陽

王恢傳恢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
下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既覺憂惶便廢寢

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又目有疾久廢視瞻有北
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恢請之既至一一及

慧龍下針豁然開
朗咸謂精誠所致
當避善人

梁書傅昭傳出為信武將
軍安成內史安成自宋以

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為郡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
甚盛又聞有人云一一一軍衆相與騰虛而逝夢者

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踐踏之所也自後郡舍遂安咸以昭正直所致詣門貨漿量如方劑

梁書陸襄傳襄母常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

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以襄孝感所致也

兩瓜分一

相遺

梁書滕曇恭傳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

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

室驚異尋訪桑

慧眼

水

梁書江綰傳江綰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綽光祿大夫綰幼

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綰侍疾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

一僧云患眼者飲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綰

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

乃因智者啟捨同夏縣

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勅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
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
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
慧眼為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
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
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
婁傳齊永元初除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
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
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
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苦至夕每
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按易黔婁父至
性冥通
凡弟欲召之母曰孝緒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
心驚而反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復舊傳鍾山所
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

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鹿滅所獲復上見枯

苗更生

陳書吳明徹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

旱苗稼焦一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

日有自田還者云一已一明徹疑之謂為紿已及往

田所竟如其言秋表奏通天臺陳書沈炯傳荆州陷為

而大獲足充墓用授炯儀同三司炯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

文才而留之恒開門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棄

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

歸之意其辭曰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既

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倚蘭纂靈豐谷漢道

既登神仙可望射之杲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

於汾河指栢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與既而運屬

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枕宛出人

間陵雲故基共原田而膺膺別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
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
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微福奏
訖其夜烟夢見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烟便以情事陳
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甚不惜放卿還見白
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竝獲東歸

驚巢庭

陳書馬樞傳少屬離亂每所居之處盜賊不入
依托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常有

時集一雙一其樹馴狎欄廡
毀逾甚廬於墓側一日之內惟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
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萬結廬數載一

鳩棲宿廬所馴狎異
常新林至今猶傳之華竟齋不姜傳南史齊晉安王子懋
篤詣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甕盛水漬其
莖欲花不姜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娘因此和勝願

諸佛令一 | 一 | 一 | 一 | 七日齋畢華更鮮
紅視一 | 一 | 一 | 一 | 根鬚當世稱其孝感
竹為燈一 | 一 | 一 | 一 | 續枝葉

大茂

南史齊南海王子罕傳母嘗寢疾病子罕晝夜祈
禱於時以一 | 一 | 一 | 一 | 照夜此纘宿昔一 | 一 | 一 | 一 | 母

病亦愈咸以一 | 一 | 一 | 一 | 雙鶴來下
南史庾城傳母好鶴唳域在外
為孝感所致一 | 一 | 一 | 一 | 營求孜孜不怠一 | 一 | 一 | 一 | 旦

論者以為一 | 一 | 一 | 一 | 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
南史庾
孝感所致一 | 一 | 一 | 一 | 子與傳

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
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

灘行侶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與撫心長叫其夜
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為之語曰

三九藥

南史邱傑傳十四遭喪以熟
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

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啖生菜遇蝦
蟇毒靈牀前有一 | 一 | 一 | 一 | 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

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旱疫平魏書太武帝紀去春小旱

數升邱氏世保此甌東作不茂憂勤克已祈請

靈祗上下咸秩豈朕精誠有感何報應之速雲雨震灑

流澤霑渥有鄙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

亡去莫知所在玉色鮮白光照內映印有三字為龍鳥

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迹文曰一一一推尋其理蓋神

靈之報應也捐灰魏書崔浩傳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

朕用嘉焉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

十人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

有如浩者世皆以繡衣丈夫再拜謝德魏書裴安祖傳

為報應之驗也安祖曾行值天

熱舍於樹下鷲鳥逐雄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

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

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

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

馬龍道無風雨之異

魏書崔挺傳除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十九年車

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見引諭優厚又問挺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祖甚悅謂挺曰別卿以來條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時可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兼侍中巡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曰彝受使省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虬龍倏忽豈惟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惟一路乎遂營之數年問果一一挺既代即為風地電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衆以為善化所感地陷得銘

魏書吳悉達傳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悉達父渤海太守悉達後欲改塋亡失墳墓

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父——記因遷塋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

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蛇頭齞袴襠北齊書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

傳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而不落法和使藏

悔為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鄉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

一月內報至其人斷頭牛徵命上見孝魚泉周書陸通傳弗信少日果死

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

其泉為貓為犬所乳舊唐書李迥秀傳景龍中累轉瀉臘卿修文館學士又持節為朔方

道行軍大總管所居宅内生芝草數莖又有——漂材木

克堰

舊唐書張守珪傳守珪都督瓜州也多沙磧不宜稼穡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盡為賊所

毀既

地少林木難為修葺守珪設祭祈禱經宿而山水

暴至

大一一塞澗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一一於

是水

道復舊州人青蛇乘高而下舊唐書楊朝晟傳軍

刻石

以紀其事次方渠無水師徒囂

然遽

有一一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令築防

環之

遂為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

茅土之慶

舊唐書李全忠傳廣明中為棧州司馬有蘆生於室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別駕張建曰吾

室生

蘆母乃怪歟建曰蘆茅類得澤而滋公家有

一一

殆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節鉞者三人公勉樹功

名無忘

盧老舊唐書崔咸傳咸父銳初佐李抱真為澤

斯言

盧老舊唐書崔咸傳咸父銳初佐李抱真為澤

寺李

先生預知過往未來之事屬河朔禁游客銳館之

於家

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與君為子因指口下黑子

願以為志威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即一也父即以盧老字之既冠棲心高尚志於林壑往往獨遊南山

經時還唐書段文昌傳文昌帥荆南方還州或旱禴解必雨出游必霽

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堂產芝草唐書李迥秀傳母

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

後所居一孝感旌大門閭神許唐書鄭潜曜傳鄭潜

尉榮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潜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饋面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

丐以身代火書而一劍躍唐書王潮傳時望氣者言

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潜視魁梧雄才皆以事誅之衆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美須蒼才絕衆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寤亦不自安與

左右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緒以爲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割
將軍辭曰吾不及潮請以爲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割
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吾以爲主至審知我於地衆
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緒嘆曰我不能殺是
子非羣鹿馴擾唐書褚無量傳盧墓左鹿犯吾塋樹耶
天乎羣鹿馴擾唐書褚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之忍犯吾塋樹耶
自是終身不御其肉觸馬不嘶五代史唐本紀克用
無量爲終身不御其肉觸馬不嘶五代史唐本紀克用
渡濤沱峴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
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與劉信博信歛骸子厲
六子皆赤五代史吳世家徐溫與劉信博信歛骸子厲
聲祝曰劉信欲背吳散爲惡采苟無二心當
成渾化溫遽止之渾化見髻上花宋史五行志紹興間
一擲渾化溫遽止之渾化見髻上花宋史五行志紹興間
姑婦不能自明屬行刑者插其言後果生鑿永得鰈
曰生則可以驗吾寃行刑者如其言後果生鑿永得鰈

宋史查道傳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鰕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於河一取之尺許以

饋竹杙生柯葉

宋史孝義傳王珠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一以為後

喪復有雙竹雲芝之祥

空中大星如月者三

宋史列女傳呂仲洙

女名良子父得疾瀕殆女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刲股為粥以進時夜中羣鵲繞屋飛噪仰視一燐燐一

翌日父瘳牘上書皆驗

遼史孩里傳孩里素信浮圖清寧初從上獵墮馬憤而復蘇言

始見二人引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導孩里升階持牘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欲悞

執汝一官至使相壽七十七須臾還擠之大壑而寤道宗聞之命書其事後一蛇自韡中

墜元史察罕傳常行困脫韡籍草而寢鵲鳴其傍心惡之擲韡擊之有歸以其事聞帝曰是禽

人所忌者在爾則為喜
神宜戒子孫勿殺其類
湖生雕胡葛洪西京雜記會稽人顧翱少失父事母

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煮水鑿
川自種供養每有羸儲家亦近太湖一中後自一一

無復餘草虫鳥不敢至焉遂
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閭舍
青衣童子授蚺蛇膽干寶

記顏含字弘都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須蚺蛇
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累時嘗晝獨坐忽有

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
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

愈種玉干寶搜神記楊公伯雍雍陽縣人也本以僧賣

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
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

種之云玉當生其中楊公未娶又語云汝後當得好婦
語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玉子生石上人

莫知也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時人求多不
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為狂因戲云得白壁一雙
來當聽為婚公至所一田中得白壁五雙以聘徐氏
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聞而異之拜為大夫乃於種玉
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
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虎送野肉 干寶搜神記蘇易

產夜忽為虎所取行六七里至大壙厝易置地蹲而守
見有牝虎當產不得解匍匐欲死輒仰視易怪之乃為

探出之有三子生畢牝虎負 鶴銜明珠以報干寶搜神
易還再三送野肉於門內 鶴銜明珠以報干寶搜神

母至孝曾有元鶴為弋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
其瘡愈而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執燭視之見一雌雄

雙至各一 參焉 飛鳥銜火 王嘉拾遺記郢竒字君珍居喪
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

有 一 一 一 夾之登山濟水號泣不息以淚洒石則成
痕著朽木枯草皆重茂以淚浸地即臧俗謂之臧鄉昭

帝嘉其孝異表銘
其邑曰孝感鄉
醜鄉見
甘泉自涌
王嘉拾遺記曹曾

行改名為曾事親盡禮日用三牲之養一味不虧為客
於人家得新味則含懷而歸時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

清之水曾跪而操瓶則
應聲榮茂
吳均續齊諧記京兆

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
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

弟曰樹本同株開將分斫所以顯頌是人不如木也因
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

為孝門真仕
銜環報德
吳均續齊諧記弘農楊寶年九

至大中大夫
所搏逐樹下傷斃甚多宛轉復為螻蟻所困寶懷之以
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為蚊所嚙乃移

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
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遠屋數日乃

去是夕三更寶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
蓬萊為鵲巢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
以四白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從登三公事如此環
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賜賜
生彪四榆鞭豎地成林鄴道元水經注梁暉字始娥漢
世名公 枹罕出頓此山為羣羗圍迫無水暉以所執
祖父為羗所推為渠帥而居此城土荒民亂暉將移居
以青羊祈山神泉紫雲沓起甘雨登降鄴道元水經注
湧出榆木 祝良字石卿為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
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午長沙耆舊傳云 為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
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曾參居此巢不入
郭鄴道元水經注門南隔水有雲壇壇高三丈曾點所
欲風舞處也高門一里餘道西有道兒君碑是魯相

銜鼓

鄴道元水經注異苑曰東陽顏烏以淳孝著聞後

為顏烏至孝故致慈烏欲令孝鄭風鄴道元水經注

聲遠聞

又名其縣曰烏傷矣

鄭風

鄴道元水經注

之東又有寒谿谿之北有鄭公泉泉方數大冬溫夏涼

漢太尉鄭弘宿居潭側因以名泉弘少以苦節自居恒

躬采伐用貿糧膳每出入谿津常感神風送之雖憑舟

自運無杖

櫂之勞邨人貧藉風勢常依隨往還淹留

者徒輩相謂汝不欲及

誦書愈病柳宗元龍城錄國初

義成五十卷事亦談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闕訟漸

即詣門高聲頌義一卷反為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

誦書尋

兵曹烏

劉肅大唐新語崔希高以仁孝友悌丁

亦得愈母憂哀毀過禮為鄴縣丞芝草生所居

堂一宿而葩

蓋盈尺州以聞遷監察御史轉并州兵曹

馮翊令貧乏

徒荷其仁恤時有雲氣如蓋當其廳事須

史五色錯雜遍於州郭以狀聞勅編入史其在并州廳
前藁葦有小鳥如鷓鴣來巢孕卵五色旦如雞子數日
驚毀雖見已大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鷓鴣馴擾
閑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人到於今號為一一一芝生

一宿葩蓋盈尺

見

雲氣五色遍於州郭

見

放龜報恩

李肇

國史補韋月少在東洛嘗至東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
乃漁者網得太龜繫之橋柱引頸四顧似有求救之狀
丹問曰幾千錢可贖答曰五千文丹曰吾祇有驢直三
千可乎曰可於是與之一一水中徒步而歸後一一

一酌而堅冰陷一釣而沉詔獲

段成式酉陽雜俎李彦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

詔詔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水
延舟水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鬢髮暴
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
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沉浮於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

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祀傳語詰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
上川濟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內祀未嘗匱爾河伯
洎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返溺之予或不獲予齊告於
天天將謫爾吏酌水辭已忽有聲如震河水中斷可三
十丈吏知李公精誠已達乃沉鉤素下一釣而出封角
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簡推誠於物著
於官下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鐵芥頃而千里矣安
有舟覆六日
之至
乎
讀頂白毛若縷織成文字
張讀宣室志有崔君者
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嘗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
竟不酌其寺僧亦以太守終不敢言未幾而崔君卒於
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者其一上有一
一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嘆且異曰崔君為吾
郡太守嘗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
哉崔君之家聞之即以此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毛上

文字已而復生回至其家雖泰以芻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為異亦竟歸其寺焉犬能感惠報德

張讀宣室志郭司空劍大和中自梓潼移鎮西京府時有閹者甚謹朴劍念之多委以事嘗一日劍命市紋繒絳帛百餘匹其價倍且以為欺我即囚於獄用致其罪獄既具劍命答於夜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制劍大異之且訊其事閹者曰某好閱佛氏金剛經自童壯嘗以食飼羣犬不知其他劍嘆曰尚一其

施恩信遂釋之

羣鼠人立以前足相鼓

張讀宣室志

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蓄狸所以有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上而門外有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圯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而羣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

報況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澤而報德者亦宜竭其誠有不顧者當視此以愧諸歸魚直張

宣室志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者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嘗用巨舫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唐天寶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間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鬚搖首人聲而呼阿彌陀佛馬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動即匿身蘆中以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盡投羣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暉怒曰豎子安得為妖妄乎唾而罵言且久成無以自白即用衣資酬其直既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於岸明日遷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汝一成益奇之是日於瓜洲會犀僧食併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涇陽令退居瓜洲備

得其事傳鼠報

王泉子進士李昭暇舉十上不第時登於紀述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托之地主司畫

寢忽寤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題處乃昭暇之卷令選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

前再三如此昭暇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猫皆云

一司不根而生滋茂殆一

畝彭乘墨客揮犀冠萊公卒於海康詔許歸塋道出荆南之公安縣邑人迎祭於道斷竹插地以掛紙錢竹

遂嚴潔祀奉甚謹今侍讀王公樂道文其事於側祠城破

乃批奏狀之曰屢司馬光洙水紀聞太祖皇帝潛龍時雖

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

兵臨城下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

殺人也速批詔到而城已破
契勘
菜花成荷佛坐花中
夢沈括

筆談藥品中蕪菁菰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如蓮
花或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怪者熙寧中李賓客及

之知潤州園中悉一花仍各有一李君之家
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

敬佛甚篤
固有此異
出入羊犬聯隨
馬令南唐書歸明傳黃戴字
元吉其先江夏人諸生璩金

市羊以備餼戴夢一年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
夢戴以已緣償諸生而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每

為則
作犬羊仙序以記其事
天賜酒量
葉夢得石林燕
語王審琦微時

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為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
宴近臣常盡懽而審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滿一日酒

酣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
祿可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必汝可試

飲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趣連數大杯無苦自飲水不饑
是每侍宴輒能與衆同飲退還私第則如初
郭象睽車志滄州有婦人不食惟日飲水數杯年四十
五六而面貌悅懌人問不食之因自言幼年母病卧床
無父兄日賣果於市得贏錢數十以養母值歲歉穀貴
艱食乃仰天禱曰今日所獲不足以活二人願天憫之
使我自是亦不思食又數歲而母卒時不食已三十年
矣

冥築般若臺

祥異記陳文達持誦金剛經有人入金

蝦蟇

李政纂異記陳宏泰家富於財有人假貸錢一萬

頭嚮之足以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償仍別與錢千

躍出也

識

大蟪大螻

呂氏春秋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

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於土草木秋冬不殺上金刃生

於水

上見

赤烏銜書

上見

瞽史記

國語

世將

如商數

有人

唐

有人

不短不長出自燕之鄉

史記

三代世表傳曰漢興百有

餘年

三代世表傳曰漢興百有

餘年

三代世表傳曰漢興百有

餘年

三代世表傳曰漢興百有

一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卻行車霍將軍者本居平陽自燕臣為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為臣言豈不偉哉秦識史記趙世家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之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於是出三神之下史記趙世家知伯率韓魏攻趙襄子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龍面而鳥喙鬚麋髭頰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袵界乘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

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
朱書見上
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

灌氏族

史記灌夫傳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
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

千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
潁赤精

子之讖

漢書哀帝紀待詔夏賀良等言
曰高祖感赤龍

而生自謂赤帝之精
壁有七張伯盜一
後漢書郡國志

良等因是作此讖文
鍾離意相魯見仲尼廟頽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歎曰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况見聖人廟乎遂躬留治之周觀

輿服之在焉自仲尼以來莫之開也意發視之得古文
策書曰亂吾書董仲舒治吾堂鍾離意
一

意尋案未了而卒張伯者治中庭治地得六壁上之
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懼探壁懷中魯咸以為神

當塗高

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以感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

孫即宣帝也代漢者劉氏復興李氏

為輔

後漢書李通傳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彭亡後說讖云

書岑彭傳彭所營地名一聞而惡之欲王梁主衛作

元武

後漢書王梁傳世祖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後漢書王梁傳世祖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

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後漢書桓

譚傳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以

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

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十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

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雅謀孔為赤制後漢書

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

孔為赤制

後漢書

邛惲傳

漢歷久長一一一一一注言孔子作緯著歷運之期為漢

家之制漢火德尚赤故云為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

制是也

五七後漢書蘇竟傳

一一之家三十五姓彭

制是也

五七

秦延氏不得與焉注春秋運斗樞曰五

制是也

七三十五人

綿裘秘記

後漢書楊厚傳祖父春卿善圖

皆共一德

綿裘秘記

識學為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

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一一一中有先祖所傳一一一為

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健為周循

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

推步之術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識二卷解說

書方術傳序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挾道藝之士

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

尤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

王梁孫咸名應圖錄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

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
為一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
白首同所歸

晉書

傳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耶
岳曰可謂一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

同所歸乃截齊便去
晉書齊王周傳初周之盛也有一
成其識

婦人曰我袒腹為齊持服俄而周誅
又謠曰著布袒腹為齊持服俄而周誅
張字分明

晉書

傳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
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元石白點

成二十
八宿
白點成二十八宿
見華山玉版
晉書慕容儁載

人撰策於一得一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
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為偶之應也
以粟

擲柱
宋書劉秀之傳秀之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
之為丹陽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

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一遣此若能入穿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並不能中惟秀

之獨錫爾金鉤既公且侯梁書夏侯詳傳先是荆府城入馬

庫防火池得金革帶鉤隱起雕鏤甚精巧篆文曰

士瞻詳凡女壻也女竊以與詳詳喜佩

之期歲得八車幅梁書樂藹傳天監初遷御史中丞初

而貴矣謁發江陵無故於船丞健步辟道者魚登日輔帝室南史宋武帝紀初雍州

至是果遷焉刺史魯宗之負力好亂且慮不為帝容常為識曰

至是率其子竟陵太守軌會於江陵帝濟江休之衆潰與軌等樵所得貂蟬一具南史江淹傳初淹年十三時

奔襄陽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也汝才行若此將衛以供養其母母曰此故汝之休徵

是果如蟬珥之兆南史朱异傳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

母言太原王宅魏書王椿傳初椿於宅構起廳事極為高

宅椿往為本郡世皆呼為王太原未銅拔打鐵拔北齊

武帝紀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曰一

衰敗高末北齊書幼主紀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

運祚之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隋書劉昉傳昉入佐

事廢二度其婦自論常云一射雉之符隋書

傳高祖出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兒詣高祖見

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見迎見

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
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
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
之日持以為驗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
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
晃為常山太守高祖為定州總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
轉亳州總管將行意甚不悅晃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
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手曰燕代精兵
也晃亦轉為車騎將軍及高祖為揚州總管奏晃同行
既而高祖為丞相進晃位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
踐祚謂晃曰————今日驗不見再拜曰陛下應天
順民君臨寓內猶憶曩時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之
此言何**黃班青驄**隋書韓擒傳先是江東有謠歌曰
得忘也**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溪來時冬氣未
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
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焦梨狗**

子

北史魏孝武帝紀宣武孝明閭諺曰狐非狐貉非貉

指宇文泰俗

藁然兩頭河邊殺羆

北史齊文宣帝紀先

謂之黑獺也

頭然河邊殺羆飛上天於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

為水邊羊指帝名也於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

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為

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且讖云羊

飲盟津角柱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也角柱天大位

也又陽平郡界回星驛傍有大水土人常見羣羊數百

立卧其中就視不見羊飲盟津角柱天上拔暈舊唐書

事與識合顧王勿疑羊飲盟津角柱天上拔暈舊唐書

又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漬水紐之豆入牛口舊唐書

向曰謂之一帝果以鄆王即大位實建德

傳建德結陣於汜水秦王破之建德中捨竄於牛口

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先是軍中有童謠

曰————勢不得久建德行起梁舊唐書蕭銑傳大業十三年岳州校

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元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州人張繡等同謀叛隋郡縣官屬衆欲推景珍為

主景珍曰吾素寒賤雖假名號衆必不從今若推主當從衆望羅川令蕭銑梁氏之後寬仁大度有武皇之風

吾又聞帝王膺錄必有符命而隋氏冠帶盡號——斯乃蕭家中興之兆今請以為主不亦應天順人乎衆乃

遣人喻意五娘子舊唐書李君羨傳貞觀初太白頻畫銑大悅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謠言當有

女武王者太宗惡之時君羨為左武衛將軍在元武門太宗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羨自稱小名——

猛又以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牛繼馬後

舊唐書元行冲傳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之象魏收舊史以為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

馬以應石文行冲推尋事跡以後魏昭成帝打麥麥打
名健繼晉受命考校謠識特著論以明之

三三三舞了也

舊唐書武元衡傳先是長安謠曰
既而旋其袖曰
鮮

者謂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蓋謂暗中突擊也
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
日月

照霜雪

唐書五行志貞觀十四年交河道行軍大總管
侯君集伐高昌先是其國中有童謠曰高昌兵

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
回首自消滅

側堂堂撓堂堂

唐書五行志永徽後

民歌武媚娘曲調露初京城民謠有
言太常丞李嗣真曰側者不正撓者不安自隋以來樂

府有堂堂曲再言堂
者唐再受命之象

契必兒歌

唐書五行志永淳後民
歌曰楊柳楊柳漫頭駝

垂拱後東都有
艷之詞契必張易之小字也
皆淫心卜

宋史后妃傳李宸
妃既有娠從帝臨

砌臺玉釵隆妃惡之帝一釵完當為
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
左持干戈右持

俎豆

宋史曹彬傳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
席觀其所取彬一手一一一一手一一斯須取

一印他無所
視人皆異之

六齒皆赤

宋史王繼升傳子昭遠喜與里
中惡少遊處一日衆祀里神昭

遠適至衆
節鉞試擲

以下之昭遠一擲汝他日倘有
節鉞試擲以下之昭遠一擲汝他日倘有

古磚隸書

宋史

聶冠卿傳初世卿監延豐倉掘地得一一有——字半
漫滅其可辨者云公先世餽霞棲雲高尚不仕畧石於

江濱又云昭王丞相聶又云水龍夜號夕雞駭飛其
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見而惡之至是

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
少異者按世卿冠卿弟

秦亭

宋史余靖傳靖嘗夢神
人告以所終官而死之

故靖常畏西行及卒
則江寧府一淮一也

抽書占

宋史陳壩傳壩家居時自
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

輕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臥疾戒其
子一架上——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誌曰祖謙生於

丁巳歲沒於辛丑歲塤曰異哉我生於慶元 天水碧 宋
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南唐世家煜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收令露下其色愈
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

悟——及江南滅方 柴入火必焚 遼史魏璘傳應歷中周
悟天水趙之望也

璘曰周姓柴也燕分火也 風吹幞頭與浮圖齊 遼史張
————其言果驗

初孝傑及第詣佛寺忽迅——孝傑——
地而碎有老僧曰此人必驟貴然亦不得其死竟如其

言 玉版金壁 王嘉拾遺記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
濱得——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之

瑞文字炳列記 鳥鳴似語蟲葉成字 劉勰文心雕龍昔
天地造化之始

康王河圖陳於東

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於是
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一一

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亂矣菟見夫其勢必驚

酈道元水經注典略曰唯固字白菟或戒固曰將軍字
菟而此邑名犬一一一一宜急去菟不從漢興

平四年魏太鵲鵲銜一魚袋劉餗隋唐嘉話秘書少監
祖斬之於此鵲鵲銜一魚袋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

去乃一一物入其堂置案上而鵲墜寸紙有補闕二字

趙璘因話錄河南孔尹溫裕任補闕日諫討黨項事貶
郴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取爾

作侍御史日望勅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
無音耗一日有鵲喜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云願

早得官一一既飛去一下方一一我兄即到豈奈我何

鍾輅續前定錄長慶中鄂州里巷人每語輒以牛字助
之又有僧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
軍——其語乃絕而牛師尚存僧者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
之位豈遇牛迴蘇鶚杜陽襍編代宗廣德元年至陝
偶然哉因望缺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
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屢撫吾背
曰天下有災——方——今見牛也朕將迴爾鏡影成

相字

王仁裕開天遺事宋璟未第時
因於日中覽鏡——忽——

明堂火珠詩

孟啟本事

詩崔曙進士作——
一星孤當時以為警句及來年曙卒惟一女名星星人
始悟其糾繞成及字張采續明道雜志某應舉時已獲
自識也糾繞成及字薦赴南省僦居省前汴上散屋中
初入屋懸寢帳忽見余帳後有一黃草新繩子垂下草
甚勁緊自相————余曰此乃佳兆蓋聞人謂

登科及第也省試罷歸省榜將出復至京師寓相國一鄉僧院中晨起嗽口噴水門上覺水濕處隱然有字因洗視之乃四字云榮登榮登在即上見賭彩選吳處厚青

在即也是時余叨忝

榮登在即

上見賭彩選

吳處厚青

武鄭公戰天聖中舉進士嘗與同輩一第半堂食吳一坐皆負獨戰贏數百緡是歲第三人及第

厚青箱襍記李璟時朝中大臣多疏食月為十齋至明日大官具晚膳始復常珍謂之——其後周師至淮上取濠泗楊楚泰五州而璟又割獻滁和廬舒蘄黃六州果去唐國上疆之半則半堂食之應也龍舉

頭猓掉尾

吳處厚青箱襍記唐末劉建峰定長沙遣馬殷領衆浚城濠得石碣有古篆十八其文曰

殷乾寧三年丙辰歲代立乃龍舉頭也至乾祐辛亥歲國亡乃猓掉尾也殷子希範以已未歲生又以開運丁未歲薨乃羊歸穴也又子希崇壬申歲生後為江南所

傳乃猴離穴也

三羊五馬

吳處厚青箱襍記龐巨昭善星緯之學唐末為容州刺史惡劉隱殘虐乃

歸長沙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短長巨昭曰吾入境來聞童謠曰一一一馬子離羣羊子無舍自今以後馬

氏當五主楊氏當三主後皆如其言

去海十里過山萬重

吳處厚青箱襍記寇萊公少時

作詩曰一一止一一應一一及貶至雷州吏呈州圖問州去海幾里對曰十里則南邊之禍前詩已預識

也

人踏金鰲背上行

吳處厚青箱襍記本朝翰林蘇公紳當題潤州金山寺一聯云僧依

玉鑑光中住一一一一時公方舉大科識者以人踏鰲背上行乃榮入玉堂之兆已而果然公位止於

內相豈亦秋風亭句

王偶東都事略寇準舉進士為巴東令已東有一一一準析韋應物

詩之識耶一言為二一一曰野水無人度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必大用

黃樓玉局

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知

徐州作——未幾黃州安置為定帥作松醪賦有云遂
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竟入海
矣在京師送人入蜀云莫敗老病未歸——他年
第幾人比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皆識也 寫

八賦不脫誤一字

周輝清波襟志東坡在海外語其子
過曰我決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

中州氣象乃滌硯焚香——平生所作——當——
——以卜之寫畢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廬州之命

至金帶圍出則城中當有宰相

周輝清波襟志紅藥而
黃腰號————初無種

有時而——————韓魏公為守一出四枝公
自當其一選客具樂賞之時王岐公為倖王荆公為屬

皆在席缺其一莫有當之者會報過客陳太博入門亟
招之乃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四公後皆為首相

一出四枝

見曹門高

陸游老學庵筆記天聖明道間京
師盛歌一曲曰————未幾慈聖

太后受冊中宮人以為驗矣其後宣仁與慈聖皆垂箔
攝政而宣仁實慈聖之甥則徵兆之意若曰曹門之高
當相繼而起玉帶圍顏周密齊東野語鄭丞相清之在
也何其神哉歲甫升舍選而以無名闕未及奏名遂仍赴丁丑省試
臨期又避知舉袁和叔親試別頭愈覺不意及試青紫
明主恩詩押明字短晷逼暮思索良艱漫檢韻中有頴
字可用為末句云他年蒙渥澤方良艱漫檢韻中有頴
道之皆大笑曰綠衫尚未能得著乃思量繫玉帶乎已
而中選攀附驟貴官至極品竟此賜遂成吉識以此知
世之叨竊富貴一竿岐為二陶宗儀輟耕錄白廷玉先
皆非偶然也生號湛淵錢塘人家多竹

忽一上人人皆異之賦雙竹杖詩鑿成金世昌
未幾先生歿先生有二子或以為先兆云

三字

陶宗儀輟耕錄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
買廢宅修葺前廳梁內有必昔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四

靈異部四

夢

二丈夫

晏子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一

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至
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
泰山之神怒也請趨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
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晏子俯有問對曰
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
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

狀也湯質誓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
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下兌僂身而下聲公
曰然是已散**五丈夫**晏子景公畋於梧邱夜猶早公姑
師不果伐宋

五丈夫

晏子景公畋於梧邱夜猶早公姑
坐睡而夢有

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
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畧而駭
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邱此其地耶
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

之

二日

晏子景公病水卧十數日夜夢與寡人不
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闕而寡人不

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
迎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
闕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為也占夢者
曰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
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
夢與二日闕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

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能遊華胥國夢一于氏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一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憎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撻無疥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寢虛若處牀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躋其步神行而已

見通於天地應於物類列子一體之盈虛消息皆一故陰氣壯則夢

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燔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僂者

哭

甚飽夢與甚饑夢取

見神遇

列子——為夢形接為事故畫想夜夢神形所

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真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真

人不夢

見

八徵六候

列子

覺有——夢有——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

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者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

喜夢六曰懼夢此

神交

見

君僕列子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

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居人民

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慙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書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昏而寐昔昔夢為人一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嚶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

蕉鹿

列子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

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

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夢分人鹿上見君乎牧乎莊子夢飲酒者復夢分人鹿乎

夢分人鹿

上見君乎牧乎

莊子夢飲酒者

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固哉丘也周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弔詭周為胡蝶胡蝶為周莊子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之夢——與——之夢——與——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夢鳥厲天夢魚沒淵莊子且汝——為——而——乎——為——而——於——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髑髏見夢

莊子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髏然有形擻以馬椎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

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一曰一曰子之談者似辨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乎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瞋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駁馬朱蹄莊子昔者良人黑色而頰乘清江使髮闕阿門曰子自宰路之淵一而偏一

子為一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

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
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
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

秋栢之實

莊子鄭人緩也呻吟裘氏

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莢
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
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
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

煬竈

韓非子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

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
見公也公怒曰吾聞夢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
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
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
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

索形期得

呂氏

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春秋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賈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
丹績之袍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

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
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一其

一一之則可不得之將死之每朝與
其友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歿
夢受秋駕
呂氏春秋尹儒

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一一於其師明日
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

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而再拜曰今
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
醜夢
淮南

子身有一一不勝正行
國有妖祥不勝善政
不勝正行
見上**行者思居者夢**
淮南

子一一於道
而一一於牀
規其臀以墨
國語且吾聞晉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一一

曰使有晉國三而昇驩
之孫故名之曰墨臀
賀夢
國語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

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
首覺召史囂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

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一一

黃能入寢

國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

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而無除今夢一一於一門不知人殺乎

抑厲與海神戰

史記秦始皇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

可得然常為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即以連弩射之始皇夢一一一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邪北至黃蛇自天屬榮成山弗見至之罕見巨魚射殺一魚

地

史記封禪書文公夢一一一下一一其口止於廊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

廊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秦繆公上天

史記封禪書秦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

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

草蘭為符

史記鄭世家文公之

賤妾曰燕姑夢天與之蘭曰余為伯條余爾祖也。以是為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

子名曰蘭

遂生顏若苕華

史記趙世家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

兮。一。一。之。一。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羸孟

姚衣偏絮乘飛龍

史記趙世家孝成王四年王夢見金衣之衣。一。一。上天不至而墜見金

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絮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

玉之積如山者憂也。日入懷

史記外戚世家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一。一。其。一。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

徵也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

史記佞幸傳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顧見其衣繫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
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夢青

蠅矢

漢書昌邑哀王驩傳王一一一之積西階
東可五六石以屋板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竈居

樹上

漢書霍光傳顯夢第中井
水溢流庭下一一一銅人起立漢書王莽傳

一一五枚一一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
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鑄滅所夢銅人膺文飛虫著

身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
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

后先是數日夢有小一一無數捫天後漢書和熹鄧皇
赴一一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去天後紀后嘗夢一一

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迺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
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咭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

言可首陽神馬後漢書五行志注蔡邕作伯夷叔齊碑曰
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

時處士平陽蘇騰字元成夢陟——有——之使在道
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兩使者
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況
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與雲即降甘雨也
八山子系

十二為期

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夢有人語之曰——
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

妻對曰朝聞道夕死
尚何況有十二乎

乘赤龍上天

後漢書馮異傳諸將
勸光武即帝位光武

乃召異詣鄼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天
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為社稷下為
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覺悟心中動悸異
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
慎之性也異遂與太極殿上三穗禾
後漢書蔡茂傳茂
諸將定議上尊號
初在廣漢夢坐——

——有——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
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

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衰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禾失為秩見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後漢乃辟賀為掾

書鄭康成傳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一講於陰堂

之奧

後漢書周磐傳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

先生與我一吾齒之盡乎帶印綬登樓而歌後漢書張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

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一魚一既而生子猛呂建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呂建

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圖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虎銜雷公

魏書曹爽傳注世語曰初爽夢二雷公若二升梳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

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

兩手捧日

魏志程昱傳注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

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為吾腹心昱本名

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

山上流水

魏志鄧艾傳初艾當伐蜀夢坐一而有一以問殄虜

護軍爰邵邵曰按八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

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瓦化雙鴛

魏志周宣傳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一墮地

一為一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

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

三夢芻狗

魏志周宣傳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宣答曰君欲得美

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

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
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
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
也又問宣曰————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
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
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轆之後必載
以為樵故後夢猪啣足————其————語子平曰吾今年衰
夢憂失火也

井中生桑

蜀志楊洪傳注益都耆舊傳曰何祗嘗夢
————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

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
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
牛角及鼻公字之象

蜀志蔣琬傳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
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

也————
位必至公大吉之徵也
君腸繞閭門
吳志孫堅傳注吳
書曰堅母懷妊堅

夢一出吳一寤而懼之以松生腹上吳志三嗣主傳注吳書曰

告鄰母母曰安知非吉徵也

丁固為尚書夢一樹其一一謂人曰松字十八公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吞易三爻

吳志虞翻傳注翻別傳曰又臣郡吏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一之道

士言一道在三馬一槽晉書宣帝紀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

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日環城晉書明帝紀又嘗夢一一同食一一甚惡焉敦將舉兵內

向帝密知之微行至於湖陰察三刀晉書王濬傳濬夜敦營壘敦正晝寢夢一一其一夢懸一一於卧屋

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

弘殺益州刺史皇甫宴生八翼飛上天晉書陶侃傳夢果遷濬為益州刺史而一

一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關者得大象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晉書張茂傳茂少時夢一一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乘溫興行十六里見一白雞焚為人所害果如其言

而止

晉書謝安傳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一一

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乘溫興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

上疏

斷盤囊

晉書鄧攸傳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一其一一占者以為水邊

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一鳥文彩異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

常飛入口中

晉書羅含傳含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畫卧夢一一一一一一

一因起驚說之朱氏曰烏有文彩
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

羣魚負羊

晉書佛圖澄傳季龍

常晝寢夢見一鮮卑其有中原乎
訪澄澄曰不祥也

立冰上與冰下

人語

晉書索統傳孝廉令狐策夢一
統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

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媒
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

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
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

脚肉被啖為却

索統

傳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
統曰一一一一字會東虜反遂不行

魚變為人

書

劉元海載紀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
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髻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

覲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一一一左手
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

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

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日精見金面丹唇晉書劉曜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

三年夜夢三人一東向一西向一南向天神遣使者命拜龍驤

將軍晉書苻堅載記健之入關也夢一健翼日為壇於曲沃以赤冠一堅為一健翼日為壇於曲沃以

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鬼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勵士卒莫不悍服

兵晉書姚萇載記萇在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與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一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

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

夢聞鼓吹宋書樂志晉江左初臨川太守謝朓每寢輒

當得死鼓吹爾摘擊杜攷戰沒
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焉
白龍夾舫
宋書劉穆之傳穆之嘗夢

與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
九

土
宋書劉敬宣傳敬宣數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

此絹足度
宋書沈慶之傳初慶之夢有人以兩匹

年不免兩匹八十尺
天門開
宋書薛安都傳安都後征

正見
謂左右曰汝見天門開
乘龍逐日
齊書祥瑞志太

祖年十七夢
青西行日將薄山乃止覺而恐

宋氏末
捉龍脚
齊書祥瑞志泰始七年明帝遣前淮南

運也
太守孫奉伯往淮陰監元會奉伯與太

祖同寢夢上乘龍上天於下——不得覺謂太
祖曰兗州當大庇生民弟不見也奉伯卒於宋 第十

九子

齊書祥瑞志清河崔靈運為上府叅軍夢天帝謂
已曰蕭道成是我——我去年已授其天子

位自三王五帝至齊
受命君凡十九人也

舉體生毛髮生至足

齊書祥瑞志
世祖年十三

夢————又夢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
之田又夢虛空中飛又夢着孔雀羽衣庾溫云雀爵位

也又夢鳳凰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
兩翅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雲氣

桑屐

齊書祥瑞志
世祖在襄陽

夢着——行度太極殿階庾溫云屐者運應木也
臣案桑字為四十而二點世祖年過此即帝位

畫衣

齊書祥瑞志世祖在郢州夢人從天飛下頭挿筆來
——兩邊不言而去庾溫釋云畫者山龍華蟲也

兩

甌麻粥

齊書宣孝陳皇后傳后生太祖太祖年二歲乳
人之乳后夢人以——與之覺而乳大出

異而吞玉勝齊書高昭劉皇后傳后母桓氏羣蛇緣城

四出

齊書始安王遙光傳遙光未敗一夕城內皆夢一一一一各共說之咸以為異半身熱

舉體熱

齊書張敬兒傳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一一一而君得本州

今復夢一一一矣有閹人聞其言說之事達世祖世祖

疑其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

兒少日騎五色師子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年長兩腋下伏誅

黃衣老公

齊書劉懷珍傳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一一一一曰可取南山竹笋食之

疾立可愈靈哲驚覺如言

草中肅九五相追逐

齊書荀伯玉傳

初太祖在淮南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一一一一伯玉視城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十三

下人頭上

時乘之夢

齊書荀伯玉傳泰始七年伯玉夢
太祖乘船在廣陵北渚見上兩腋

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上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
自謂是咒師向上唾咒之凡六咒有六龍出兩腋下翅

皆舒還而復飲元徽二年而太祖破桂陽威名大震五
年而廢蒼梧太祖謂伯玉曰卿————今且效矣

蕭生斷流

齊書紀僧真傳僧真夢蕭艾生滿江驚而白
之太祖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卿

勿廣

金席

齊書南夷林邑國傳林邑王范楊邁初產母
夢人以——藉之光色奇麗中國謂紫磨金

夷人謂之楊邁故以為名

太尉以褥席見賜

梁書柳慶遠傳初慶遠
從父兄衛將軍世隆嘗

謂慶遠曰吾昔夢————吾遂亞台司適又
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吾公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

馬墜鈴入懷

梁書任昉傳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妻裴氏
嘗晝寢夢有彩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

其一——落——中著朱衣行水上梁書鮑泉傳初泉之心悸動既而有娠為南討都督也其友

人夢泉得罪於世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而——又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

因說其夢泉密記之俄折臂太守梁書劉之遴傳之遴而復見任皆如其夢出為征西鄱陽王長

史南郡太守後轉為西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荊州嘗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象謂曰卿

後當為——即居此中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

之遴後果損臂遂臨此郡

南行梁書劉勰傳子齒在踰立嘗夜夢——

難見也廼小授丸一掬梁書何點傳點少時嘗患渴痢子之垂夢歟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

講於講所畫寢夢一道人形貌非衣恰行列至前俱拜

牀下

梁書何胤傳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

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

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

而疾動因青龍自懷出梁書陶弘景傳母夢一一不自治一一并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

至其所已而有仰見天中字梁書沈瑀傳初瑀在竟陵

娘遂生弘景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

就雲宿夢坐屋樑柱上一一一曰范氏宅至

是瑀為高祖說之高祖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中國

今有聖主

梁書于陀利國傳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一一

一一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供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修跋陀

羅初未能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

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
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高祖形以還其
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三分取一陳書世祖紀梁太清
初夢兩日關一大一

小大者光滅陸地色正黃其大憶夢償夢陳書張昭達
傳克定閩中

以功授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世祖嘗夢昭達升
于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醺世祖顧昭達曰卿

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五色雲化鳳陳書徐
陵傳母

臧氏嘗夢一一而為鄭郎開口陳書鄭灼傳灼性
精勤尤明三禮少

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一一誦觀世音南史
王元

謨傳初元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一一千遍則免
元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投既覺誦之且得千遍明

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

天子在門

南史孔靖傳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

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為

託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

引鹵簿入廁

南史沈慶之傳初慶之嘗夢——中慶之甚

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為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此夕問其故答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此謂後

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

夢母如平生

南史齊宜都王鏗傳

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

見一女人云是其——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聞者莫不歎欷

犬子有角

南史

張敬兒傳始其母於田中卧夢——舐之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

豬鹿皮十一領

南史吉士瞻傳士瞻夢得一積一一從而數之有一一一及覺喜曰鹿者祿也

吾當居十

標度處所有若人功

南史庾子興傳欲為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

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即可營造明往

履歷果見一一一一一一因立精舍

一匹錦

南史江淹

傳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一一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

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邱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蹟矣又嘗宿

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

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五色筆

見青鏤管筆

南史紀少瑜傳少瑜嘗夢陸倕以一

東一一一一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道進

日出室內

魏書道武帝紀

太祖道武皇帝諱珪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皇帝之子也母曰獻明賀皇后初因遷徙遊於雲澤既而寢息夢
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昭
成大悅羣臣稱慶日化為龍魏書宣武帝紀世宗宣武
大赦告於祖宗

第二子母曰高夫人初夢為日所逐避於牀下
繞已數匝寤而驚悸既而有娠太和七年閏四月生
帝於平日照之徵魏書孝文昭后高氏傳初后幼曾夢
城宮在堂內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

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后自怪之
以白其父颺颺以問遼東人閔宗宗曰此奇徵也貴不
可言颺曰何以知之宗曰夫日者君人之德帝王之象
也光照女身必有恩命及之女避猶照者主上來求女
不獲已也昔有夢月入懷猶生天子况
必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象也遂生世祖後生廣平王

懷次長
樂宮主

老翁賜子

魏書宗室瑞傳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具衣冠告之曰

吾一汝一一汝勿憂也寤而私喜又問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為協夢故名瑞字天賜

豪盛

齊下

魏書鄺範傳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曰史武進云一一於一

一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邱矣範笑而答曰吾將為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攜

酒言別賦詩為贈

魏書盧元明傳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

居潁川忽夢由一一

就之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及明憶其詩

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嘆曰由性不狎

俗旅寄人間乃今有夢又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月果聞由為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得夢之夜

星墜

壓脚

魏書陳奇傳奇初被召夜夢一一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十六

命峻切不數年中嘗夢兩人教授魏書江式傳式少專家學

及寤每有記識履衆星而行北齊書神武帝紀神武自隊主轉為函使嘗乘驛過

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覺而內喜

以筆點額北齊書文宣帝紀既為王夢人退乎曇哲再拜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再拜

賀曰王上加點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北齊書後主紀母曰胡皇后夢

於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遂有娠天孕六男二女皆感

夢北齊書神武帝后傳后凡一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

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螭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竝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

入衣

電光奪目駛雨霑灑

北齊書竇泰傳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

見一婦渡河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

當生貴子可徙而南光照先人北齊書李元忠傳初元

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忠將仕夢手執炬火入

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山上挂絲北齊

占云大吉此謂一終致貴達矣書張亮傳薛琬嘗夢亮於幽州乎數月亮出為幽州刺史

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超棘北齊書馬敬德傳世祖為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

之入為侍講其妻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一叢

一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之曰吾當得見一人出身中

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

北齊書李廣傳廣曾欲早朝未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

云吾向似睡忽一語云君用心過苦非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十七

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

抱子昇天

周書文帝紀太祖德皇帝

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孕五月夜夢————纔不至而止寤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

賜爾是子俾壽且貴

周書宇文貴傳貴母初孕貴夢有老人抱一兒授之曰————

———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

浮磬之精寶持必生令子

周書高琳傳琳

母嘗被襖洒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見一人衣冠有若仙者謂其母曰夫人向所將來之石

是———若能———

———其母驚寤便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焉

與坐席

周書柳霞傳霞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霞曰

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

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金鉀治目

周書張元傳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公以一一其祖一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柱轉三匝北史楊休之傳初休之在洛將遍告家人居三日祖果目明柱轉三匝仕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跌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咒曰一一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其乘龍昇天之舊唐書宣宗紀嘗夢一一言夢竟驗云之於鄭后乃曰此不宜人知者幸

勿復遺大秤舊唐書上官昭容傳初婉兒在孕時其母夢人一一占者曰當生貴子而秉國

權衡既生女聞者嗤其無效及神人覆鼎舊唐書元宗元獻皇后楊

婉兒專秉內政果如占者之言氏傳后景雲元年八月選入太子宮時太平公主用事尤忌東宮宮中左右持兩端而潛附太平者必陰伺察

事雖纖芥皆聞於上太子心不自安后時方娠太子密謂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肩恐禍及此婦人其如

之何密令說懷去胎藥而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煮藥醺然似寐夢一一既寤如夢如是者三太子異之告

說說曰天命也宜無他慮既而太平誅后果生肅宗車中載日月光芒燭六合舊唐

書憲宗孝明皇后鄭氏傳后弟光夢一進讜言有如平

生舊唐書虞世南傳卒後數歲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

淳備文為辭宗宿夜盡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兼————之日追懷

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為設五百僧齋并為造天尊象一區又勒圖其形於凌烟閣

講堂照鏡

舊唐書崔湜傳行至荊州夢於————曰鏡者明象吾當為人主所明也以告占

夢人張由對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為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神人遺雙**

筆

舊唐書李嶠傳為兒童時夢有————之————自是漸有學業

紫色大鳥

舊唐書張薦傳祖鸞

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為兒童時夢————五采成文降於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

驚也為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以為名字初登進士第對策尤工考功員外郎饒味道賞之曰如

此生天下無雙矣

屋棟飾黃土賓從皆所識

舊唐書鄭澣子處誨傳處誨族父朗

初朗為定州節度使處誨為工部侍郎因早朝假寐於
待漏院忽夢已為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朗為汴帥
留連飲餞仰視——以——明年朗果
自定州鎮宣武辟韋重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
明年處誨轉刑部侍郎其年秋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
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至手書令先疏所夢比至汴宴於
清暑亭賓佐悉符夢中朗仰視
屋棟曰此亦黃土也四座感歎
炯然雙光
傳舊唐書劉沔
武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為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
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卧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昏
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
而還既行——有——在目前自後破虜危難每行嘗
有此光及罷
鑿心
舊唐書尹知章傳少勤學嘗夢神人
鎮後雙光息
以大——開其——以藥納之自是日益
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
靈鳳集身
舊唐書王遠知傳
而諸師友北面受業焉
父曇選母梁駕部

郎中丁超女也嘗畫寢夢——其——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神仙之宗伯

也日墜首承唐書賈循傳循從子隱林為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朱泚難率眾扈行在德宗引至

卧内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奏曰臣嘗夢——以——之帝曰非朕耶論大衍數唐書李適傳嘗

夢與人——以——宿而曰吾壽盡此乎敕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十松焉及未病時衣冠

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濮字方丈餘宋史安守忠傳初守忠嘗

夢一——及領是牛相公來宋史劉沆傳沆母夢衣冠丈夫曰

有娠乃生沆呂丞相至宋史梅詢傳在濠州夢人告曰

州事故待之甚厚其後援詢於懷玉山人宋史楊億傳廢斥中以至貴顯夷簡力也

浦城人祖文逸南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

落

六印加劍上

宋史凌策傳初策登第夢人以

異授玉像

宋史章得象傳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以

積笏如山

見上旌旗鶴雁降庭

宋史富弼傳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

有天赦已而生弼

金書名簿

宋書趙縻傳縻初名禮嘗夢神人

遂更持六刀

宋史儒林傳洪興祖徙知饒州先夢

然神捧土培缺

宋史吳越世家惟治初鎮四明嘗夢神披甲自稱西嶽神謂惟治曰公面有

缺文即捧土培之後

綠衣中人召賦曉寒歌

宋史文苑傳蕭貫初

領華州節鉞三十年

感疾夢

詞語清麗人以比唐李賀

後七年復為君婦

宋史列女傳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大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污辱若復娶當告吾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已婦給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並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即之婦拒且罵曰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寔臨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時有同掠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當————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持巨鑑剖腹納之

宋史方技傳王處訥少時有老叟至舍煮洛河石如麵令處訥食之

且曰汝性聰悟後當為人師又嘗夢人——星宿燦然滿中——覺而汗洽月餘心胃猶覺痛因留意

星歷占候之學深究其旨

羊去角尾為王字

遼史耶律乙辛傳初乙辛母方娠夜夢手搏殺

也羊拔其尾角既寤占之術者曰此吉兆

神人授寶珠

金史

顯宗皇后徒單氏傳后以皇統七年生於遼陽母夢

二

玉梳化月

金史宣宗皇后王氏傳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明惠皇后妹也其父微時嘗夢

為一已而生二后

鼠銜明珠

金史黃久約傳母劉氏尚書右丞長言之妹一夕夢

久約生歲實在于也

夢元夷蒼水使者

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甄淮乃勞

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愀然沈思乃案黃帝中經歷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巖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

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
乃登山仰天而嘯因一見赤繡衣男子自稱一
一聞帝使丈命於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
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
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
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
金簡玉字得
通水之理
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

反有病有性

王符潛夫論凡

在昔武王邑

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
曰虞因而為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
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
矣實惟豐年旒惟纓矣室家蕃蕃此謂象之夢也孔子
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
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

今事貴人夢之即為祥賤人夢之即為妖君子夢之即為榮小人夢之即為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已而鹽其腦是大惡也及戰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殘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熟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氣之夢也人之情性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

十者占夢之大路

王符潛夫論畫

有所思夜夢其事作吉作善凶惡不信者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陰極即吉陽極即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一一一一一也而決吉凶者之類以多反其故哉豈人覺為陽人寐為陰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

使夢吉事而已意大喜樂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已意大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即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為大害爾由弗若勿夢也凡察夢之大體清潔鮮好貌堅健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興之象皆為吉喜謀從事成諸臭污腐爛枯槁絕霧傾倚微邪剽剛不安閑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之象皆為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怪異可憎可惡之事皆為憂圖畫卹胎刻鏤非真反器虛空皆為見欺給倡優俳優侯小兒所戲弄之象皆為懽笑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本所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而惜憤冒名也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况於忘忽雜夢亦可必乎唯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有告者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之異夢非桀而已也時有禎祥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傳說二世夢白虎而滅其封夫奇

異之夢多有故而少無為者矣今一寢之夢或屢遷化
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
占之罪也乃張車子賜錢干寶搜神記周擘噴者貧而
夢者故也

公過而哀之敕外有以給與司命按錄籍云此人相貧
限不過此惟有——應——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
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夫婦戮力晝夜治生所為
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嘗往周家傭賃野合有
身月滿當孕便遣出外駐車屋下產得兒主人往視哀
其孤寒作粥糜食之問當名汝兒作何嫗曰今在車屋
下而生夢天告之名為車子周乃悟曰吾昔夢從天換
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貸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自是
居日衰減車子羽人王嘉拾遺記昭王坐祇明之室晝
長大富於周家羽人而假寐忽夢白雲蔚蔚而起有人
衣服並皆毛羽因名——授以芳茅王嘉拾遺記孫堅
夢中與語問以上仙之術

授以芳茅

王嘉拾遺記孫堅母妊堅之時夢腸

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閭門外又一一一莖
童女語曰此吉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以土王於

翼軫之地鼎名在月中謝承會稽先賢傳闕澤字德潤
足於天下在母胞八月叱聲震外年十三

夢見一字炳日在臍中崔鴻後燕錄慕容詵宮人公孫
然一一一夫人方妊夢一一一獨喜而

不敢言晉咸康皆得肉食劉昞燉煌新錄宋桶夢內中
二年晝寢生德有一人著衣桶一手把兩杖

極打之索統占曰內中有人是肉字也兩杖著
之象極打肉食也過三日過三家一一一矣當令君

延一算余知古渚宮故事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
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遺

生經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赤衣人持鑿破
其夕夢二人謝恩云一一一

腹柳宗元龍城錄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
惜夢一一一巨一一一其一一一若內草茹於心中痛

甚驚寤自後聰敏為流輩所尊

吞丹篆

柳宗元龍城錄退之嘗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

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胃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由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子建求序

柳宗元龍城錄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

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為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

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為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魄妖

段成式酉陽雜俎漢儀大儺侂子辭有伯奇食夢道門言夢者一一或謂三尸所為釋門言有四一

善惡種子二四大偏增三賢聖加持四善惡徵祥成式嘗見僧首素言之言出藏經亦未暇尋討又言夢不可取取則著著則怪入夫瞽者無夢則知夢者習也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為街鼓也又

成式姑婿裴元裕言羣從中有悅憐女者夢女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則善惡種子見四

大偏增

見上

賢聖加持

見上

善惡徵祥

見上

夢中身人可見

成段

式酉陽雜

如劉

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

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問之騶皂百夕無一夢也

衛生相負足下不沾

段成式西陽雜

組秘書郎韓泉善解夢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

子弟選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駁勝將出其人忽夢乘

驢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濕焉選人與韓有舊訪之韓

被酒半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

及勝出果駁放韓有

瀉白米

段成式西陽雜俎威遠軍小將梅伯成以善占

夢近有優人李伯怜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

取之過期不至晝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停思曰

凡人好反語洗白馬——也君所憂或有風水炊白

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段成式酉陽雜俎卜人徐道昇言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夢賈客張膽將歸夢——於——中問王生生言君歸不

見妻矣曰中炊固無釜也賈客至家妻萬歲樓掛冰趙

果卒已數月方知王生之言不誣矣

因話錄初公自貶所量移錢塘與李庶人不協後公在鄂州錡夢————上————因自解曰冰者寒也樓者高

也豈韓臯來代我乎意甚惡生則柳樹仆則柳木趙璘

之其後公果移鎮浙右焉

錄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諸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

吉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耳徵其意曰夫——裁

————————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錦馮贇雲仙雜記蕭穎士少夢有人投紙百番四者甚

開之皆是綉花又夢————因此文思大進

佳

鍾輅前定錄豆廬署本名輔貞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將遊信安以文謁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

稍狎因謂署曰子復姓不宜兩字為名將為改之何如署因起謝且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慮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於館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後二十年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臺既悟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為名既二年又下第以為夢無徵知者或謂之後二年果登第蓋自更名後四舉也太和九年署自秘書監為衢州刺史既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命建一亭名曰徵夢亭

安吉

鍾輅前定錄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歷中

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女子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

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因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安字乎十一口吉字乎此陰騭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移家河東固求宋亮一官將引家住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某已為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即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衰畧盡今止三口為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喻及唱官日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數日三臨安見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衛公精爽

裴庭裕東觀奏記太尉衛國公李德裕上即位後坐貶崖州司戶參軍卒於貶所一日丞

相令狐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綯且為其子瀉言瀉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魏二

丞相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之也後
數日上將坐延英絢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
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召其子瀉曰向來見
李————尚可畏吾不言必撥禍明日入中書具為
同列言之既於上前論奏許其
子蒙州立山縣尉護喪歸葬 昆脚皆頭玉泉子杜紫微頃於宰執

處求一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 剪舌杜

辭春不及秋——與——後果得比部員外

庭錄異記夔州道士王法元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
切常以為恨因發願讀道德經夢老君與——其——覺而

言詞輕利精誦五 大槐安國 李昌齡樂善錄淳于棼嘗
千言頗有徵應 晝寢夢二紫衣吏引自宅

南古槐下入俄至一城重樓傑閣金題其榜曰——
——既入城又見一吏迎揖曰駙馬遠來且少憩於此此

東華館也居數日王引見一見大悅即以公主名瑤芳
者妻之未幾出典南柯郡政大舉王甚禮焉在任凡二

十年許生男子五人女子二人無何主卒方悲慟間忽然驚覺乃知是夢立命發掘其槐下果有二穴中有一臺色赤如丹二大蟻處之即所謂大槐安國都邑也又窮其穴直上南枝即焚所典南柯也焚大駭異復命掩之鬚髯剃削俱盡

吳處厚青箱雜記李文定公迪美一未御試一夕忽夢被人一

迪亦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第一人替滋

見在西漢為鄒陽

何遜春渚紀聞蓬一日謁永華丈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人祭先生

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宣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永華笑曰此老夫所為者因請降鄒陽事永華云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官府案問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為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一一

周朝為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蓋如黃帝時為火師五葉餌之

韓元吉桐陰舊話王夫人

初未有子夢一僧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子摘——
後生舍人及獻肅公職方宮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

魚袋墜地

魏泰東軒筆錄石叅政中立事太宗為館職至真宗末年猶為學士一夕夢朝太宗面諭

以將有進用之意石謝訖將下簾不覺鏘然有聲顧視乃魚袋墜於墀上及覺大異之不數日有叅預之命謝

日方拜起亦覺有聲顧視則——

銘鞋

趙德麟侯鯖錄東坡少時夢召入禁中既至小殿裕陵坐

其上脫絲鞋令坡銘之坡即書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臨雲生雷起裕陵稱賞

相公來謁

趙德麟侯鯖錄梅詢侍讀嘗從真宗東封因卜命於岳神夢三牛鬪於庭有稱——者雖異之而不曉其

兆既而得濠梁守解有三石牛後呂許公夷簡以殿中丞來倅詢見之疑若所夢詢者於是委過至厚不數年

許公果大拜

相公食料羊

周輝清波雜志淳化宰相張公齊賢布衣時嘗春游嵩嶽醉卧巨石

上夢人驅羣羊于前曰此張——也
既貴每食數斤猶未厭飫健啖世無比者
油沃首岳

程史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
夢有人以——其——驚而寤榜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
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
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觥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
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卧西牖下呻呼如
魔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勸視博方酣幸
主人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倉皇
若有所訪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
魔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
與歎咤為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而其名儼然中焉
視榜陳於地黥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
史洎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盃吏不敢以告也
衣褐

挽車

郭象睽車志平江潘擇可崇寧五年以舍法貢入
京未至夜夢————三十輛其弟端夫衣綠隨

其後至政和三年擇可以上舍釋褐後三十年
端夫始就恩科乃悟挽車三十者三十載也
四克張

南游宦紀聞先伯字汝弼登淳熙丁未第初隆興乙酉
諸鄉舉時主司命題云平康正直疆勿友剛克燮友柔
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已而春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
若再遇——始克有濟自以為經旨中別無四克矣淳
熙丁酉再試題云撫於五辰庶績其疑無教逸欲有邦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遇程三畏字景宣厲聲
云汝弼可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克是年遂
再薦景宣為解首嘉定辛酉鄉人王佐起莘以免舉赴
省忽一日告從姪慶辰云昨宵夢趙宰拉赴鹿鳴與公
隣坐已而杳然後三舉庚午慶辰豫薦時新舉只六人
宰招已第者十人同宴起莘豫焉果與慶
辰隣坐宰亦天族信知得失莫非前定云
人人異夜夜
異張仲才文始真經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
之夢各——之夢各——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

成之蓋不天地通我張仲才文始真經將陰夢老叟引

渡陶宗儀輟耕錄世皇取江南大軍次黃河苦乏舟楫

夜夢一——曰陛下欲渡河當隨我來——至一所指

曰此即是已帝遂以物標識之乃覺歷歷可記明日循
行河澚尋夢中所見據果是方驚顧間忽有人進曰此
間水淺可——時帝微夢中語因謂曰汝能先涉否其人
乃行大軍自後從之無一不濟帝欲重旌其功對曰富
與貴悉非所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封為答刺罕與
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食之今其子孫尚有存者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四